

## 【all郊/发郊】让他降落在你怀中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72030)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72030>.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殷寿/殷郊</a> , <a href="#">姬发/殷郊</a> , <a href="#">姜文焕/殷郊</a> , <a href="#">崇应彪/殷郊</a> , <a href="#">all殷郊</a> , <a href="#">发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 <a href="#">寿郊 - Relationship</a> , <a href="#">彪郊</a> , <a href="#">焕郊</a>
Character:	<a href="#">殷郊</a> , <a href="#">殷寿</a> , <a href="#">姬发</a> , <a href="#">崇应彪</a> , <a href="#">姜文焕</a> - <a href="#">Character</a>
Additional Tags:	<a href="#">性瘾</a> , <a href="#">双性</a> , <a href="#">角色行为举止不代表本人三观</a> , <a href="#">Alternate Universe</a> , <a href="#">Hurt/Comfort</a> , <a href="#">Intersex</a> , <a href="#">Sex</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5 of <a href="#">你当像鸟飞向一座山</a>
Stats:	Published: 2023-08-15 Completed: 2023-10-02 Words: 54,316 Chapters: 21/21

## 【all郊/发郊】让他降落在你怀中

by [feathersinmyhair](#)

### Summary

我们是轮流使用同一块绷带的两个人。

当你如太阳般照耀我时，折射给我足够的光芒，我便省去了在自己身上挖掘的麻烦，只要奔向你。

本文致敬《Melrose》

正文完。

## 咎由自取

咎由自取，殷寿对此评价道。

他的独子、刚刚经历丧母之痛的独子，因为吃下了半瓶安眠药被保姆送去医院洗胃。医生委婉转达了殷郊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的建议，保姆不敢联系殷寿，她曾经的直接负责人是姜夫人，殷氏老宅无人敢与这位暴君发生对话。于是她选择将医生开出的报告交给来探望表弟的姜文焕。

姜文焕穿着剪裁合适的西装坐在表弟的病床前，看起来像执行公务。他从脑海中提炼出安慰殷郊的话，类似姑姑在天上看着你这样作践自己身体也会不高兴的，你要成长起来，你已经十八岁是个大人了要坚强，等等。干巴巴的话语，听得殷郊只想叹气。他说：“表哥，我都知道，别再念了好吗？”

殷郊穿着浅蓝色的病号服，身体压着雪白的床单，规规矩矩盖着被子，姜文焕坐下时还替表弟掖了掖被角——这个举动不像对待成年人的，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冥冥之中继承了姜夫人对独子的温柔，作为殷郊在这世上最后一个母系家人，施舍给他些母爱。姜文焕默不作声打量着殷郊，作为天之骄子、他爸坐上董事长宝座之前他就是殷氏第三代唯一的独子，换句话说殷商这个偌大的商业帝国早晚是他的。众星捧月般长大，现在人消瘦了，或许是因为服母丧，风流倜傥不见了，而是胡子拉碴，眼下冒着青黑，十八年灿烂人生中最可怜的模样。

姜文焕从不称呼殷寿姑父，就像他不会喊殷商太子殷郊为表弟，即使殷郊是他的家人这一点是他放在心尖上的事实。他说：“殷先生派我来看看你，你有什么需要转达的吗？”

他知道，眼前本就称不上亲密的父子，在冷战。

殷郊说不必了，他心里有数。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姜文焕的事情也很多，他最后关切地望了一眼殷郊，转身离去。

从医院回到公司大约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姜文焕坐在后排假寐。殷郊说他心里有数，姜文焕怎么也想不出来殷郊能有什么好主意。他知道，姑姑一直希望这个儿子留在身边，不求出人头地，只愿一生平安喜乐。偏偏，殷郊又是殷寿的儿子。

姜文焕向殷寿汇报了殷郊的情况，殷寿冷冷一笑：“咎由自取。”

姜文焕表示认同殷寿给他的评价。

殷寿正忙着处理股价下跌问题，唯一的继承人闹自杀这件事轰轰烈烈占据了新闻头条，殷寿焦头烂额，他是真的有点不想要这个儿子了。

沉吟片刻，做下这个决定的用时甚至没有耗费十分钟，殷寿用食指关节敲敲桌子：“小姜，你去负责办理出国手续，送殷郊去美国吧。”在姜文焕面前，殷寿仍旧愿意扮演一个深情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即使大多数人，除了他的好儿子殷郊，每个人都看清了他是一个只爱自己的混蛋。他说：“让郊儿换换环境，在家里，他一直想他妈妈。”

或许逼迫所有人陪他演戏，也是殷寿享受的。

只用了半个月，殷郊就踏上了飞往大洋彼岸的飞机。托福早就考好了，成绩优异，作为殷寿的儿子不敢不认真学习。从前姜夫人舍不得殷郊，殷郊也愿意在国内上大学——他肯定能考上顶尖学府的，他本来就是踩在金字塔顶尖的人。但是现在不行了，国内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了，他得给父亲的小美人腾地方。明明已经过了申请学校的日期，姜文焕居然

有本事给殷郊安排学籍，准时在开学前两天送走殷郊。

完全看不出是半个月前闹自杀又喊保姆给自己叫救护车的精神病，姜文焕瞥了一眼身边的殷郊，他的头发留长了，卷曲的，堆在脖颈，姜夫人在的时候会给儿子在脑后扎一个小髻。或许是为了彰显叛逆，向父亲、向世界宣告他殷郊要长大了，成为一个大人了，殷郊出院第一件事就是在左耳打了耳洞，并带上了夸张的银饰耳环。很难和殷郊解释，真正的成熟是默不作声的，他这种行为充其量叫撒娇，殷郊的大脑构造显然理解不了这一理论，更认为姜文焕的温和寡言是天生的。

姜文焕从随身携带的尼龙包里掏出一枚眼罩，又拿出一个皮筋，手筋套进手腕，他说：“殷郊，过来，我帮你把头发扎上。”

殷郊笑得没心没肺，“哟，表哥，这是给哪个小女朋友预备的啊，你知道的，我不和其他人共用物品。”

“没有女朋友，给你预备的。”姜文焕的语气不带任何喜怒。殷郊是有点怕这个没有表情的表哥的，只好乖乖把脑袋送过去，让姜文焕给他梳好头发。

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姜文焕木着脸操纵殷郊的头发，很小的时候，殷郊是独生子，很黏他这个表哥——他们是有二分之一血缘的兄弟。但不管是父亲还是姑姑，都了解殷寿对姜家的忌惮，纷纷交代姜文焕不要和殷郊走得太亲近。因为知道殷郊没有掩藏情绪的心眼，任务只能由姜文焕执行，他对殷郊冷下脸，一向骄纵的小太子被表哥冷落后就嚷嚷着找别人玩了。或许有那么几年，殷郊是讨厌姜文焕的，但是姜文焕从来没有。

“好了。”姜文焕说。

殷郊的手绕到脑后，摸了摸姜文焕给他扎好的辫子，他突然很想母亲。他转过头凝望姜文焕的侧脸，试图从母亲家人的脸上找到母亲的痕迹，母亲那双清冷的、映着月光的、像是一汪清泉的眼睛，殷郊可以想到无数个美好的词汇来形容他的母亲，但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这样无条件的爱他了。他好像又要哭，姜文焕被殷郊盯得不自在，心里有电流滋滋作响，他拿起刚才放在腿上的眼罩，动作迅速但是很轻柔地给殷郊带上。

“旅途长着呢，快睡吧。”姜文焕语气温柔，但是不容质疑。他出现在这里，他的意思基本就代表殷寿的意思。殷郊耸耸肩，示意姜文焕从他口袋里拿出耳机，给他放进耳朵里。

在指挥人伺候他这方面，殷郊从不客气。毕竟他连上学都是专车护送，半个小时的车程都需要保镖、保姆、司机专车护送。

飞机落地的颠簸唤醒殷郊，他摘下眼罩，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一切事物由姜文焕处理、安排，殷郊习惯了做万事伸手不管的大少爷。他的至理名言：从来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是有钱能使磨推鬼，父辈赚的钱就是用来享受的。大逆不道的话传到殷寿的耳朵里，出人意料的是殷寿没有生气，每个月带着一串零的生活费依旧按时打到殷郊的账户。

殷郊说：“我真的没想到你能放下父亲手底下那一堆烂摊子跑到美国来陪我。”

假装没听出殷郊的讽刺，姜文焕还是觉得殷郊没那份掌握语言艺术的本事，以所谓的感激暗骂姜文焕是殷寿的狗腿子。姜文焕冷冷说：“别自作多情，陪你入学报道后我就要回去了。”

食指拉扯眼皮，拇指捏起脸颊肉，殷郊比出一个自以为很酷但姜文焕看起来很滑稽的鬼脸，“我的荣幸，表哥。”

殷寿从来不会物质亏待他的儿子，相反，他很擅长给予殷郊奢侈的生活，从而建立起一个慈爱父亲的形象。就像现在，殷郊的名下不仅有一间学校附近的公寓，还有一件安保完善的海滩别墅。姜文焕毫不怀疑，如果殷郊去英国留学，殷寿会给他的儿子买下一座庄园，

让殷郊过上唐顿庄园的生活。脑补一下殷郊坐在床上摇铃就有女仆给他送饭，他在床上吃早饭的场景，姜文焕抿嘴偷笑。

姜文焕临走前，殷郊问他，可以给他一个拥抱吗？描述很天真，他说，他要妈妈给的那种的。

妈宝男，姜文焕再次认同殷寿的评价。

于是，当周末姬发按照殷寿给的地址来到殷郊家时，殷郊正在游泳池里裸泳。管家将姬发领到殷郊面前，他不敢怠慢先生请来的客人。殷郊从泳池里突然钻出来，毫不顾忌地在姬发面前遛鸟。他的确很有资本，姬发不动声色地移开眼神。

殷郊裹上浴袍，带着暧昧的眼神上下打量姬发。他以极其欠揍的语气挑衅姬发，“你就是我爸资助的那批大学生中最优秀的、被派来看管我的姬发？”

姬发冷着脸点点头。

殷郊说：“那你可要小心了，我爸新得了一个小美人，你来美国恐怕是鞭长莫及。”

在殷郊说到“小美人”这个词的时候，姬发开始活动手腕，在殷郊说完、以为姬发会勃然大怒、羞愤离去的时候，姬发一拳砸在殷郊的肩头。

穿着干净的、崭新的浴袍，以一个狼狈的、后仰的姿势，殷郊再次落回泳池。

## 搞砸姬发的一切

殷郊再次站在别墅的地板上，他换了身衣服，是那种叛逆青少年最爱的潮牌。对于落在肩头上的那一拳，殷郊没有发什么少爷脾气，他吹了个口哨，“酷，你是少数几个敢对我出拳的人，我记住你了。”

反而是姬发不好意思。来之前只知道太子爷是一个半夜狂嗑安眠药闹自杀又反悔喊救护车去医院洗胃的神经病，因此提前阅读了有关此等行为的大量文献，但姬发突然发现，殷郊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没办法用案例来针对他。他说：“我以为你刚才是喝多了，或者嗑嗨了，需要让你的脑子冷静一下。”

殷郊耸耸肩，手指捋过垂下来的黑色卷发，那副样子古典俊美极了。“醉鬼是不能游泳的，姬发先生。既然你是我父亲指定的我的监护人，那我的生命安全就交给你负责了哦。”殷郊露出一个顽皮的微笑，“现在，我要午睡了。”

对方摆出送客的态度，姬发冷静地点点头，“明天下午我会来接你回公寓，周一便开始学校的课程。”走出别墅时姬发深吸一口气，他悲哀地意识到，看管殷郊，难度系数高于为殷寿做事。

第二天，姬发准时来接殷郊回城里的公寓。管家说少爷在弹钢琴，弹琴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人打扰。姬发在庭院里散步，他穿过喷泉、穿过花圃，站在建筑群楼下。殷郊在琴房里弹琴，是落地窗的设计，姬发可以看到琴键在殷郊的手的操纵下倾泻出美妙的音符，午后朦胧的阳光落在殷郊的脸上，那是美术生最喜欢的立体五官，可以素描、可以雕塑。

殷郊弹了多久，姬发就仰头看了多久。结束后，殷郊下楼，他穿了身漂亮的牛仔装，是短裤，上面印满了LV的老花，内搭了一件有蕾丝的衬衫，这让姬发觉得有些娘气。并不是说姬发认为娘气是个贬义词，只是殷郊身上有一种不属于殷寿的儿子的气息，姬发对上殷郊的眼睛，终于了然，殷郊有一双继承自母亲的眼睛。作为殷寿资助学生计划中最优秀的那几个，姬发有幸在晚宴中见过姜夫人。姜夫人穿着典雅的礼服，温柔慈爱地看着殷郊。在那一瞬间，姬发非常羡慕殷郊，不是因为殷郊这个人所代表的财富与地位，他不嫉妒那个，而是殷郊身后那位全心全意爱他的母亲。

姬发接过殷郊扔来的车钥匙，一辆红色的法拉利，极其拉风。长腿蜷缩在副驾驶，墨镜藏住了殷郊的眼睛，他伸出手去探风，没话找话，“你和我父亲真的没什么不纯洁的关系吗？”

回答殷郊的是姬发开始转动方向盘，猛踩刹车。车子突兀地停在路边，姬发冷冷道：“我和殷寿先生只有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他资助我上学，我为殷商集团做事。”

殷郊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态度，“在你们那群人里，爬到我父亲床上的人多了，我父亲最新宠爱的那个小美人，你认识吗，就是苏全孝的妹妹，苏妲己。”

忽地想起旁边这位人的母亲刚刚去世，父亲便花天酒地，姬发便谅解了殷郊特别在意他是否和殷寿睡过，他绞尽脑汁憋出几句话安慰殷郊的丧母之痛，得到的效果和姜文焕的差不多。

殷郊却轻轻地说：“我难受的，不是因为妈妈刚刚去世，他就和别的女人搅合在一起。”语气落寞，“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我早知道。”

车子继续缓缓在公路上行驶，姬发继续和殷郊聊着，他甚至问出了非常僭越的一句话，他问殷郊是不是怕有其他儿子分割他的遗产。本能的，他知道殷郊不会因为这个生气。

“不是的，”殷郊果然不会因为这个生气，坦诚的问题甚至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他的语

气还是那么飘渺，说完便走失于吹拂的风，“我是在为我自己难过。你一定觉得我很自私。”

“没关系，”姬发顺着殷郊的话往下说，“爱自己是人的本能。”设身处地的想想，如果是姬昌去世，失去了来自父亲的无形庇护，他也会惶恐，对自己的未来有一瞬间的动摇和怀疑。

殷郊“哈”了一声，姬发将车停在公寓楼下，让殷郊下车，他去找停车场。殷郊从口袋里摸出钥匙，开锁，转身，把钥匙扔给姬发。“钥匙都放你那边吧，我爱丢。”

神经粗大到令人绝望，姬发默默接住钥匙，心里说不出的受用。微信里有来自姜文焕的已读未回的消息，他是在实习的时候认识的姜文焕。姜文焕问他和殷郊相处的怎么样，说殷郊这个人没什么心眼，请姬发多多包容。此刻的姬发终于可以回复姜文焕的消息，他打下三个字：还不错。

——搞砸姬发的一切，只需要一个殷郊。

半个月的时间下来，两个人相处得还算不错，只是对上殷郊那双漂亮的大眼睛，姬发总忍不住无痛当妈。上课的时间给殷郊记着、早饭给殷郊带着、不想吃快餐就在自己家做饭、晚上失眠陪殷郊看电影，看的是《寻梦环游记》，太子在他的肩窝痛哭流涕。他给姜文焕打电话，殷郊的存在飞快拉近了他和姜文焕的关系，姜文焕在电话那头苦笑：“殷郊他就这样，被姑姑惯坏了，殷先生对这个儿子虽然凶，物质上却溺爱。你多陪陪他。”姜文焕最后和他说，他回来前，殷郊朝他要一个妈妈那样的拥抱，他没给，他很后悔，希望姬发替他抱抱殷郊。

明明壮得像头牛，他们都忍不住把殷郊当宝宝。

现在这个一米九的宝宝，把姬发推倒在沙发上，问他能不能禽他。殷郊在姬发的怀里蹭来蹭去，嘴巴里呼出酒气，姬发厌恶这味道，却挣不开殷郊。他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在姬发的心里点燃了一大把火。得不到回应，殷郊身子下移，双臂撑在姬发的大腿上，用牙齿咬住姬发的裤带，扯掉裤子。

殷郊像亲吻珍宝一样虔诚地吻着姬发的腹肌，顺着肚脐下移，舌尖抵着马眼，姬发很快勃起。他似乎很满意自己对姬发的控制力，自虐般吞下粗长的阴茎，压低舌头，给姬发禽他喉咙的软肉。几次深喉的时候有干呕的冲动，但殷郊全部克制。

姬发盯着跪在自己腿间的殷郊，对方的卷发扫在他的腿根，痒痒的，更多的是爽，强烈的快感自尾椎传播到大脑，几乎无需挺腰，殷郊无师自通般深喉，掌握他的节奏。他完全没有推开殷郊的力气，相反，他很享受这场突如其来的口交。

高潮的时候，殷郊抬起眼看他，眼睛湿漉漉的，薄唇被腺液染成水红色，精液吃下去，嘴角挂着些没来得及吞咽的。他露出一个天真的笑容，精液对他来说仿佛是种奖励。殷郊说：“从前和爸爸在一起，每当我听话的时候他就会这样惩罚我。”

沉浸在高潮余韵的姬发瞬间沁出一背的冷汗，他绝对无意知道老板的家族秘辛，时间无法重流，他来不及回到殷郊说话的时候捂住自己的耳朵或者殷郊的嘴。而且，他居然这么轻易地就操了殷郊的嘴。姬发用尽所有的力气，语气苍白地说：“你喝醉了。”

殷郊点点头，手脚并用地爬到床上，依偎在姬发身边。他的确喝多了，他开了瓶伏特加，他喜欢金黄色的液体融化在冰块里的感觉，就是液体融化了冰块，不是冰块在液体里融化。他觉得头痛，需要非常非常努力的呼吸，心跳的频率像一群牛在奔跑。他的身边没有人，他从抽屉里找出可以镇静的药，但是他想不起来应该吃几个了。他大概吃了四五个黄色的药片，又吃了两个白色的，药品卡在喉管，于是他又喝了一杯酒。最后呈现在姬发面前的就是一个醉醺醺的殷郊。

姬发将他安置在床上，殷郊自觉地用被子把自己裹起来，只露出一双眼睛。操，这幅样子简直他妈的可爱极了。姬发问他需不需要漱口，殷郊说他喜欢嘴里有精液的腥味。姬发又问他，到底喝了多少酒，有没有吃药。

殷郊说不记得了，他说他刚才一直在喊姬发的名字，但是姬发一直没有回来。

姬发自责死了，他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以抱抱我吗？”殷郊眨着那双极具迷惑性的眼睛，姬发对他的照顾让他想起了无条件给他母爱的那个女人，“像妈妈抱我的那样。”

这一刻，姬发终于明白了姜文焕。他俯身，给予了殷郊一个温柔的拥抱。他决定在殷郊的房间打地铺，以防晚上殷郊又需要去洗胃或者呕吐什么的。

躺在地板上入睡的前一秒，姬发迟钝地意识到殷郊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袒露的脆弱蕴含着多大的信息量。殷寿惩罚他的方式以及他喜欢这种惩罚，原来这就是殷郊坚持问他是否和殷寿存在不正当的关系，他把他当情敌了么？只有排除掉二人在殷寿面前的竞争关系，殷郊才会信任他么？

## 灌木丛

殷郊在床上翻了个身，手臂垂落，手掌摸到一片温热，是软的。宿醉的大脑无法处理信息，生活在殷寿为他准备的房子里，本能的具有安全感。声音软软的，带着晨起的沙哑，殷郊随便哼哼了几下，等待着他摸到的那团东西给一个回答。姬发在睡梦里被殷郊吵醒，他昨晚想了很久、想了很多，天光微微亮的时候才睡着。他抓住了垂在脸颊上方几公分的作乱的手，“殷郊，你醒了？”

“噢，是姬发啊。”殷郊瓮声瓮气地说道，他从床上往下看，猛地出现一个头落入姬发的眼前。殷郊的头发随着万有引力垂下，姬发无奈地说，“你这样很像一个女鬼。”

殷郊趴在床边看了一会姬发，接着翻身，重新钻进被子里，让姬发把他衣服拿过来。“浑身汗津津的，昨晚也没刷牙，难受。”

姬发认命地起身，打开殷郊的衣柜，在里面挑出舒适的短袖和裤衩，扔到床上。“我昨晚问你了，要不要漱口，你说不需要。”

房间里有片刻的沉默，姬发后悔和殷郊解释这一句，现在殷郊的确无法抱怨姬发不帮他刷牙了，他很快会意识到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姬发无法确定一个需要靠舒缓药物维持理智又喝大了的人能保留多少记忆。大概沉默了一两分钟，殷郊歪着头说，“我记得你的味道，我很喜欢。我爸付给你多少钱，我可以付给你双倍——我知道，你和他没什么，你俩撞号了，除非你是个双插头。姬发，你是吗？”

姬发思考了三秒钟，意识到殷郊口中喜欢他的味道是指他昨天射在他嘴里的东西，这让他难为情极了。不会再冲动到因为殷郊揣测他和殷寿是否存在不正当关系就给他一拳，起初也只是想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太子爷一个下马威，姬发倚在门框，注视着殷郊换上崭新的短袖，在对方预备穿裤子盯着他的时候移开视线，又看着他走进卫生间刷牙。

殷郊含着牙膏沫，含糊不清地催促姬发回答他。

姬发终于说：“没谈过。可能初中的时候暗恋过班里最好看的女生吧，就是一种跟风，要喜欢个最漂亮的。高中的时候只顾学习了，现在又跟你来到国外，没时间考虑这个。”

“那要不要考虑我的建议，我也很有钱。”殷郊吐掉嘴里的白色泡沫，扭头望向姬发。

“需要提醒你一下吗？”姬发指了指自己的下巴，告诉殷郊在他同样的位置有白色痕迹没有洗掉，“你的钱都是你爸爸给的，我有报账的责任。而且，你干嘛非得坚持这个？”

殷郊拿起毛巾擦了擦脸，走到姬发身边，他比姬发高了半个头，姬发有些泄气地盯着对方的胸肌。一样的吃饭一样的锻炼，殷郊硬是比别人更像一具完美的古典雕塑。殷郊说：“我希望你别听他的，以后听我的，好不好？”

姬发戳了戳殷郊的胸肌，手感很好。在看到殷郊突然变成红色的耳朵尖后意识到这个动作像极了调情，姬发佯装镇定，“我有我自己的意识。”

殷郊很苦恼，他抓了抓自己的头发，卷发又被他弄得乱糟糟的。他的语气带上了哀求，“求你了，姬发，我不能没有那个，继续搞我吧，别让父亲知道。他知道的话我就完蛋了。”

姬发答应了。

殷郊以为姬发还是个直男，他说：“你放心吧，我会比女人夹得还紧。”姬发锐利地问道：“你和女人做过，知道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殷郊变得慌乱无措，他逃似的重新钻进被子里，将自己蒙起来，教养与善良让他无法拒绝回答姬发的问题，他说，“有人这么夸过我。”

姬发大概猜到了，夸他的人是殷寿。他站到床边，拥抱着被子里可怜的一团，棉絮的柔软中他感觉到殷郊的脸颊贴在了他的小腹，不含任何情欲。他突然想到了典雅高贵的姜夫人，换做是她抱着她的儿子，殷郊的脸恰好贴着母亲温暖的子宫。

见到姜夫人的夜晚，是姬发第一次见到殷郊。那一年殷寿还没有挤进权力最核心的位置，殷郊却是万众瞩目的集团接班人。他在大厅的中央弹奏钢琴，一曲终了，殷郊穿着昂贵的定制西装回到母亲身边。殷郊站在他难以触碰的距离闪闪发光着。

后来在学校的时候，他和崇应彪打架，殷郊只认得崇应彪，不认识姬发。班主任罚他们两个去操场罚站，顶着炎炎烈日，殷郊给姬发带了冰块，崇应彪骂殷郊没给他带，殷郊露出一个青涩的笑容，“我知道肯定是你欺负人家。”后来姬发才知道，不同于他这种被殷寿选中才得到资助的，崇应彪家世本来就很好，但算命的说他是天煞孤星，因此被远远打发到殷寿身边，成为了一桩政治投资。年幼的姬发突然很嫉妒崇应彪，可以得到殷郊的善意，即使那冰块是带给他的。

殷郊讨厌小组作业，偏偏专业课老师喜欢团队协作的模式。他拉着姬发，硬要和姬发一组。他没有逃避过自己分得的任务，相反，每次都按时按质地完成，他只是不想和其他人交流，需要姬发承担媒介的责任。每周一次展示自己学习成果的课堂环节对殷郊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他口语没问题，从小就按照双语教学养大的，但每次发言都很胆怯。

姬发觉得不可思议，他听殷郊复述明天课堂展示的稿子，很流利，很精彩。“你说得很好啊，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国内的时候我有见过你作为学生代表发言，也见过你表演弹琴，那时的你不这样。”

“真的吗？”殷郊抬眼看他，眼睛里闪着光芒，一瞬间熄灭，他揪着短袖的下摆，像一个孩子，“你是在安慰我，父亲说，离开他我就会一事无成。”

唔，问题又出在殷寿身上。姬发拍拍身边的位置，让殷郊坐到他的身边。殷郊从善如流，房间冷气开得足，他像一只大型犬依偎在姬发的怀里，姬发怀疑他在母亲去世后得了皮肤饥渴症。他问：“你愿意讲讲你小时候的故事吗？”

殷郊蜷缩在姬发的怀抱，姬发看不到前者的表情。他的声音很小，姬发要非常专注才能听清。

“上学之前，妈妈带我住在她的别墅里，她每天都教我弹琴，我喜欢妈妈弹钢琴，那时候的她很像仙女，我从来没有闹过。房子后面是灌木丛，我喜欢穿过铺着石子的小路，去灌木丛探险。妈妈和保姆从来都不知道，那里有一处枯井，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废弃的，我喜欢站在沿上，假装拿着一把剑，是劈波斩浪的海盗。”

小时候可能喜欢杰克船长，姬发默默评价。

“有一次我在灌木丛里受伤了，腿被划出了很多伤口，妈妈很心疼。父亲回来了，他不常来别墅看我们。他说男孩子受点伤没什么大不了的，责怪妈妈太溺爱我。他们两个吵起来了，我很愧疚，我说我再也不出去乱跑了，他们两个快和好吧。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我的秘密基地。”

有一股胃酸上涌，姬发的眼前出现了年幼的、脸上带着婴儿肥的殷郊，他趴在卧室的桌子上，遥遥望着渴望的灌木丛，但是玩耍的权利已经在自愿的情况下被剥夺了。他问：“你和殷先生呢？”

“父亲小时候喜欢和我玩一种勇敢者的游戏。他抓着我的头发，或者我的耳朵，往上提我。因为我说我很羡慕别的小朋友可以骑在爸爸的脖子上，别人的爸爸都没有我爸爸厉害。然后，他往上拽我的时候，我可以双手搭在他的胳膊上，但是快把我放到脖子上的时候，我必须松手。那一瞬间很疼，我觉得我的耳朵要被扯掉了，但是很快，我就可以骑在他的脖子上，那就是值得的。他带我去后山玩，有附近的小朋友，仰视他，崇拜他，我很满足。我的一切都是父亲带给我的，他说松开手的疼痛是必修课，我必须征服疼痛。”

这是不对的，没有父亲会愿意儿子生活在疼痛中，姬发想要反驳，他低头去观察殷郊的表情，殷郊闭着双眼，陷入回忆，沉浸在玄妙的状态，脸上写满了怀念和崇敬。在这样的状态下，殷郊勃起了，姬发从殷郊慌乱的表情中判断出这并非殷郊的意愿。殷郊跨坐在姬发怀里，哭求着：“姬发，操操我吧，我不能没有这个，我不怕痛的。”

“我真的好难受，不做爱就要死掉了。”

家居服的料子又薄又软，灼热的体温从殷郊的身上传给姬发，勃起的性器贴在姬发的小腹上，殷郊感觉到姬发也硬了，得意地舔舔嘴角，讨好般亲吻姬发的唇。姬发迷迷糊糊地想殷郊一定很擅长欲擒故纵，他只是轻轻舔了下他的，就再也不肯给他亲了。殷郊卷起短袖的下摆，叼在嘴里，像小狗咬着骨头，嘴角的唾液亮晶晶的。他挺起胸脯给姬发吃他的奶，饱满的胸乳稍微一挤就有一条沟。姬发低头去舔红棕色的乳首，乳粒挺立，乳晕旁边留下几个属于他的牙印，殷郊嘴里叼着衣服没法说话，断断续续地叫床，声音娇软，平时说话大不相同。

他硬得要流水了，姬发还在玩他的奶子。殷寿第一次带他去健身房是想让他练练胸肌，殷郊照做了。晚上，殷寿说希望他的儿子养出副大奶子来乳交。父亲永远都是正确的，此刻姬发沉醉于他练出来的大奶，密密麻麻的快感从前胸蔓延到全身，这对奶子可以带给他快乐。就像父亲说他一事无成。不合时宜的联想，殷郊浑身僵硬了，姬发察觉到，缓缓停下了动作。他柔声问殷郊，“是不是弄疼你了？”

“没有，没有。”殷郊慌忙说，他急需性爱缓解殷寿刻薄话语给他带来的痛苦。两条腿夹着姬发的腰，柔软的会阴擦过姬发的裤裆，他能感受到滚烫的阴茎，隔着两层布料贴着他的穴口。

姬发不想做，他可以想象插在殷郊的身体里会多么爽，但他不想在这样的前提下和殷郊做爱，不想殷郊是因为麻痹殷寿给他的影响才进行一场性爱，这让姬发觉得故事的男主角是谁毫无意义。他解开两个人的裤子，阴茎叠在一起，马眼分泌出的腺液搞的姬发的手湿乎乎的。殷郊承受不住这快感，扑过来和姬发接吻，姬发终于如愿以偿含住了对方的舌。手上的动作没停，在指甲扫过龟头时，殷郊射在了姬发的手上，姬发就着精液，自己弄了出来。

殷郊有些难过，他从姬发的身上爬下来，脱掉弄皱的短袖，扔在地上。姬发愧疚地看着殷郊胸前的红肿，恼恨自己下手不知轻重。这幅样子大大取悦了殷郊，他喜欢有人心疼他，他又手脚并用爬到姬发身边，枕着姬发的大腿，吃掉姬发手心里的精液。

“我不怕疼的，”殷郊再次强调，“忍受疼痛是勇敢的象征。只有爱一个人，才会为他忍受疼痛。”

姬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哭了，他努力的从殷郊的脸上找回曾经那个青涩的笑容，殷寿到底教了你什么啊？

# 青苹果

## Chapter Notes

开学焦虑症犯了，不知道写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如果雷到了那么sry...  
写到一半突然想让殷郊长个批，想看 he 痛经。

殷郊喜欢吃止痛片，超出医生规定剂量服用的那种，他有钱，不需要通过药房和医生便能搞来大量的止痛片，殷寿给他安排的管家具有相当大的神通，可以满足太子一切需要。他在别墅有一个柜子，里面藏满了不贴标签的小瓶。姬发时常怀疑，即使殷郊被放逐了，殷寿还是在他的儿子身上放了一双眼睛，管家是一只，他是一只。以防管家告密，回别墅呆着的时候，殷郊会和姬发保持距离。

姬发有些疑惑，殷郊拼命地想让他成为自己人，是需要他，还是恐惧姬发成为殷寿的第二个苏妲己。

在殷郊又一次因为神经性头痛去寻找止痛片的时候，姬发制止了他，“你不觉得这样很矛盾吗？你说你不怕疼，但是一直吃止痛片。”

殷郊愣住了，他盘腿坐在他的柜子前，像巨龙守护宝藏。他抓了抓头发，卷发乱糟糟的，“可是我的头会疼，父亲说，只有他给予的痛苦才是勇敢的勋章，其他的是因为我太懦弱。”

他看向殷郊的耳洞。前几天殷郊嫌睡觉麻烦没带耳钉，耳洞有重新愈合的趋势，重新穿进耳钉是姬发帮的忙，当时还出了点血。姜文焕说耳洞代表了殷郊的叛逆，尽管非常的幼稚，而且毫无意义。起初姬发以为殷郊要脱离殷寿的控制，才会打耳洞、才会羞辱他，结果殷郊还是把父亲的话当作圣旨，他的叛逆和猫咪踩奶没什么区别，就是撒娇。

一阵无力感涌上心头，姬发坐到殷郊身旁。柜子的旁边是沙发和茶几，地板上铺着昂贵的长毛地毯，来历很讲究，姬发不在乎。他靠着沙发，盘腿坐在地上，拍拍自己的腿，让殷郊过来。

殷郊信赖姬发，因为他是殷寿派来的人，也因为他无微不至地照料他，满足所有的要求，是母亲去世后最像她的人。他靠过来的神情带着孺慕，天真的眼睛里写满了信赖，他枕在姬发的大腿上，毫无保留地献上自己最脆弱的喉管。

一双宽厚的手，抚摸他的头皮，有力但轻柔，手指摁在头皮上，像海浪拍打着岸边，本来很要命的头痛被姬发轻易缓解了，殷郊舒服得几乎要睡着，他闭着眼睛，突兀地抱怨父亲已经一个月没有给他打电话了。不需要回答，姬发听着怀里人均匀的呼吸声，渐渐放轻按摩的动作，扯过沙发上的毛毯，披在殷郊身上，做他的人肉枕头，守护他睡觉。

醒来时有几分羞赧，他不好意思地看着姬发，问姬发累不累、腿有没有麻。其实没过去多长时间，殷郊只睡了半个钟头，但姬发乐意让殷郊误会下去，他伸了个懒腰，活动僵硬的腰肢，坐在沙发上。殷郊讨好般跑到饮水机旁边为姬发倒水，再送到姬发嘴边。他说：“姬发，你吃水果吗？”

茶几上摆着果盘，管家采购的新鲜水果。殷郊说：“我不会用舌头给樱桃打结，但是我会这个。”

他从果盘里捏起一颗葡萄，放进嘴里，姬发不知他怎么弄的，舌尖吐出一颗完整的、去皮的果肉。喉结滚动，胸口有一把火在燃烧，姬发注视着殷郊凑到他嘴边，舌尖贴着他的唇，让他吃下葡萄。唇齿碰到葡萄的时候不可避免舔过殷郊的舌尖，触电的感觉，他突然不想在乎管家是否会看见告诉殷寿，也不顾忌任何殷寿的想法。如果被燃烧，至少他和殷郊之间会有火花绽放。胡乱地咬了两下，果肉在口腔里碎掉，他勾起殷郊的下巴，将葡萄的甘甜与他一起分享，甜腻的汁水从嘴角流下，殷郊被他压在沙发上一通乱亲。

姬发的臂膀环着他，殷郊有一瞬间的失神，姬发没有父亲肩宽，只有殷寿能将他完全笼罩。也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可以去想念父亲了，姬发的吻又凶又急，将他扯进情欲的漩涡。情不自禁的夹腿，他湿了，浅色的裤子藏不住什么水痕。姬发覆在他的身上粗喘，殷郊这次没问他做不做。姬发拂开殷郊额边汗湿的卷发，殷郊闭着眼睛，他不知道殷郊在想什么，但他不会像殷寿那样给殷郊灌输错误的概念，也不会强迫殷郊。

他说：“以后头痛的时候可以找我，少吃药。”

殷郊应下来，说自己还有些困，先回房间休息了。他知道，他被父亲调教成了有性瘾的荡妇，但这是第一次，他在清醒的状态下，没有思念父亲的前提下，对着其他男人湿成这样。第一次对姬发口交是因为他喝醉了，父亲不喜欢他醉成烂泥，他需要姬发替父亲惩罚他。第二次是因为对姬发讲父亲的事，讲着讲着便想做爱，性瘾发作的时候不做爱就会难受得要死掉。

姬发、姬发，殷郊念着姬发的名字，夹着被子磨来磨去，把自己弄到了高潮。不够，还是不够，殷郊有些烦躁地将温度调低，没有真正的插入根本无法缓解他的欲望。

几天后的小组会议，姬发想要殷郊去。他说：“你总得认识几个同学吧，每次都靠我传话。”

殷郊正躺在床上看电影，新出的，姬发听他提过一句，是英国王子和美国总统儿子的爱情故事，他觉得这个设定有点狗血。殷郊爱看，昨天看到后半部分哭成一塌糊涂，姬发替他擦眼泪，苦笑，你能指望一个看《寻梦环游记》都会掉眼泪的人的泪点有多高。睡醒之后，殷郊开始看第二遍。

姬发不是那种会对女朋友说看多爱情片容易变傻的扫兴直男，相反，他喜欢殷郊这样，喜欢他的天真和脆弱，易碎到需要他用心呵护，这一面的殷郊没有任何殷寿沾染的痕迹。他耐心等待殷郊做决定。殷郊恋恋不舍地关上投影，说，“好吧。”

还是高估自己了，殷郊坐在姬发的身边，椅子摆得距离姬发的很近。他凝视姬发的侧脸，姬发正在陈述他的计划，胸有成竹，非常迷人，但其他人发言的时候，殷郊还是觉得不舒服。本来觉得能克服父亲对他的评语和妈妈葬礼后的应激，追悼会上每个人都来和殷郊握手、拥抱，重复着代表节哀顺变的同样话语。结束后殷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拒绝任何人的探望，人类的话语和举动会撕开心里的伤疤，一遍又一遍提醒他，以后没有妈妈了。

轮到殷郊发言了，前两天姬发帮他梳理过，完成任务很简单，殷郊还是紧张，灵魂麻木地度过属于他的三分钟，他突然好想自慰。借着圆桌的遮掩，殷郊悄悄踢了下姬发的小腿，慌慌张张地，“我先走了。”他对所有人说，接着冲出教室。

殷郊往校园奔去，身后的姬发攥住他的手，不容置疑道，“跟我回车上。”

几乎是半搂半抱的，殷郊被姬发安置在副驾驶。他说：“姬发，我还是害怕，我想自慰。”

姬发说：“我带你回家。”

“我忍不住了，”殷郊有些委屈地呜咽，他将车移推后，放平，任性地蹬掉鞋子，“我现在就要。”

姬发哑着嗓子说好，他来开车。

汽车行驶在公路上，没有一点颠簸。殷郊的眼前弥漫着一层水雾，懒得抚慰前段，残忍地掀起阴蒂，疼感混着快感一起在血液里蔓延。他侧过头去看姬发，姬发好像不知道他体内里的小洞。阴蒂已经肿得很高了，兜不住的水流到座椅垫上，殷郊难耐地绷起脚趾，两根手指插在雌穴里进进出出，溅起蜜液，他放荡地呻吟，心里想的是他把车弄脏了，但没关系，姬发不会像父亲那样发怒。

回家以后殷郊懒散地躺在沙发上，姬发去厨房给他倒水，他不想动，就着姬发的手喝水，看到鼓鼓囊囊的裤裆，灵巧地滑下去，下巴抵着姬发的大腿，贪婪地嗅对方的味道。姬发受不了他这份痴态，阴茎硬得要爆炸。殷郊说：“我帮你舔舔，你都硬得流水了，没关系的，我喜欢这样。”

小可怜，姬发盯着跪在他腿间吞吐鸡巴的殷郊，脑海里突然出现了这个称呼。有朝一日他居然会同情那个飘在云端上的太子爷。晚上，他的小可怜给他发消息，说，他那个来了，要姬发去买卫生棉条。

姬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打开手边的台灯，昏黄的灯光衬着手机屏幕里的字更亮了。殷郊需要姬发给他去买卫生棉条。他不是毫无生理知识的初中生，他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头颅里有惊雷炸开，姬发颤抖着手打开 iCloud，在里面找出殷寿发给他的殷郊相关资料。眼前浮现了很多场景，殷寿的残忍、姜夫人的溺爱、自慰时不同寻常的水声和他的乳晕，结合手机里的资料、他曾忽略的私密内容，原来殷郊生了一口雌穴。

没那么多时间给他消化，殷郊还等着他呢。这个事实飞快唤醒了姬发的理智，他换上出门的衣服，跑到最近的便利店为殷郊买来了他需要的卫生棉条。姬发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撞见殷郊拿酒送服止疼片，酒杯里甚至放了冰块。他气恼地抢过殷郊手里的酒杯，重重放到桌面上。玻璃与玻璃相撞发出的清脆声吓得殷郊瑟缩了一下，他充满好奇地观察姬发这份不常见的恼怒。

姬发冷冷道：“你怎么能喝加了冰块的酒呢？”

殷郊颇为理直气壮地回答：“因为我要吃止疼药，我肚子疼。喝多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虽然没照顾过生理期的女生，但基本的知识还是了解的。姬发无奈地叹了口气，“那你要不要喝红糖水，我去帮你煮。”

“想喝的，但是妈妈走了，没有人帮我煮了。父亲不让我喝，他说那是女孩才喝的，我要做个男人。”殷郊的眼眶红了，拽着姬发的袖子，“你觉得我是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吗？”

姬发蹲下身子，与殷郊平行，捧着他的脸，一字一句认真道，“不会。”

十几岁见到就念念不忘的殷郊，努力学习、为殷寿做事也不过是为了距离他近一点。殷郊被父母劈成两半，一半是殷寿催熟成的红苹果，一半是姜夫人捧在手心里的水晶苹果，姬发只想要给他冰块的那颗青涩的青苹果，谁都不给摘。

# 强盗与骑士

## Chapter Notes

预警。有彪郊插入式性行为，寿郊未成年性行为提及。有ooc，真的不知道自己  
在写什么，又怪又雷，如果愿意继续往下看又被创到了我先抱歉。。

本章已二次修改。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notes](#)

天气逐渐凉了，公寓外飘散着金黄色的落叶，殷郊还是喜欢穿短裤，笔直纤细的小腿和那双和他身高绝不匹配的小脚整天晃来晃去勾引着姬发的眼。他享受这种感觉，喜欢姬发为他着迷，又顾及他的生理期不会碰他。不再需要止疼片，姬发就是最好的良药。殷郊依偎着姬发，像冬天依赖壁炉，姬发的手搭在他的小腹，体温顺着温热的掌心流淌在畸形的子宫，驱走一切痛苦。

“我去上课了，你自己在家可以吧？”姬发站在玄关处换鞋，回头看向又赖在沙发上的殷郊。

“没事，早晨就差不多走了，”殷郊趴在沙发靠背，收紧的下巴垫在海面上，乖乖和姬发汇报他的生理状况，“下午崇应彪会过来，我们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殷郊的样子很可爱，眼睛亮晶晶的，他的眼睛好像时时刻刻都有蛊惑人心的魔力，勾着人把他放在心尖上。顾及换了鞋，姬发没能走回去揉揉殷郊的头发——殷郊有点继承自姜夫人的洁癖，不可以穿着外出的鞋在家走来走去，也不可以穿着外出的衣服进卧室上床。因为美国人不在乎这个，甚至可以穿着鞋上床，二人至今一次也没有邀请同学回家。

太可爱了，可爱到可以忽略下午来家拜访的是他最讨厌的崇应彪。姬发不会控制殷郊的交友范围，那样的行径和殷寿没有区别，他说：“好，那你们玩的开心。”

崇应彪是提着酒来的，带的伏特加，他认为伏特加可以充分彰显他的男子气概。殷郊赤脚踩在地上，在放酒具的橱子里找到崇应彪指名要的酒杯，又在里面放进冰块。他说：“姬发好久没让我喝酒了，他说喝冰的对身体不好。”

有点扫兴，崇应彪掏掏耳朵，仿佛这样就可以洗掉姬发名字似的，他递给殷郊一杯酒，“放心喝。”

豪迈地一饮而尽，崇应彪认为自己这样帅极了，他瞥了一眼殷郊，用眼神示意殷郊夸赞他。

殷郊犀利地指出，“你就是《海王》看多了，阿瑟喝下伏特加后摔掉酒杯的确荷尔蒙爆炸，但是你没有在海底深处和小鱼交流的能力。”

“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变味了，把人家海王说成了迪士尼公主。和小鱼交流，你怎么不说他可以听懂小动物说话呢。”崇应彪不服气地反驳，大声说道，“要我提醒你一下吗，你最喜欢的雷神后来也酗酒，”他拍拍自己的小腹，“腹肌都没了！”

“可是索尔在第三部里很帅，”殷郊睁圆了眼睛，怒目而视，再次强调，“很帅很帅。”

对着殷郊那双纯粹的眼睛，崇应彪和姬发同样选择屈服。一场漫威和DC之争眼看就要以崇

应彪的单方面投降结束，他又忍不住犯贱，“你爸都不要你了，你应该更喜欢索尔那个弟弟吧，从彩虹桥上掉下去那个。”

崇应彪得意地跷着腿，右脚搁在茶几上，从小就不爱惯殷郊洁癖的臭毛病，看不得殷郊被母亲宠爱的骄纵样，喜欢戳他软肋，看他生气，看他痛苦。

他环视四周，没来由的火大。和殷郊自小相识，又和姬发一住在集体宿舍，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他对两个人都很了解。玄关处的鞋柜有几双比殷郊穿惯的尺码要大的，肯定是姬发的；进到客厅，沙发上摆着的小猪靠枕绝对不是殷郊选择的，肯定是姬发那种土狗喜欢的类型。

温馨的公寓里充斥着姬发留下的生活痕迹，如果更加细致地考察。是不是床上放着两只枕头，姬发的睡衣和殷郊的睡衣交叠在一起？他想不通，想不通为什么殷寿会选择姬发来做这个看护人。姜文焕的年纪比他们大，留在集团更能发挥他的作用，而且崇应彪心知肚明，殷寿绝对不会放一个姜家人在殷郊身边，他了解殷寿，殷寿和他是一种人——他有一天会活成冷血虚伪的殷寿，那么殷郊就是他的。

空气中沉浸着可怖的沉默，本来松着的拳头慢慢握紧了，殷郊面无表情。崇应彪喊了声殷郊的名字。殷郊侧过头，施舍般给了崇应彪一个嘲讽的眼神。

崇应彪读懂了，作为被父亲抛弃的儿子，年幼时他经常受到这样的眼神，而殷郊带着天真无邪的笑容靠近他，为他驱散北地的寒冷。崇应彪悲哀地想到，太阳不会只照耀一个人，也不会一直照耀同一个人，有点绕口，但是他心里明白，他的太阳是围绕着殷寿转的，现在去照耀姬发了。

殷郊的眼神在说，你八岁就被父亲抛弃、放逐，有什么资格来嘲笑他呢？

哈，还是那么傲气，面上冷傲，心里也是很怕殷寿抛弃他吧。崇应彪冷笑一声，他刚才喝了不少酒，不至于彻头彻尾的混沌，但是酒精可以帮助他做到很想做的事情。殷郊的一个眼神，火石般点燃了崇应彪藏在深处所有的嫉妒之火。

崇应彪欺身上前，轻佻地挑起殷郊的下巴，“你和姬发有没有睡过，被土狗操是什么滋味？”

“你混蛋。”殷郊狠狠地骂了一句，一拳砸在崇应彪的胸膛，用了全部的力气。

很痛，但是可以忍受。崇应彪没有放松压迫殷郊的力气，他用他的体重压制殷郊。呼出的热气掺着酒味，烧灼着殷郊的脖颈，敏感的地位被侵略，殷郊止不住地发抖。

看看这副骚样，崇应彪冷笑出声，咬着殷郊的耳朵说，“我知道你的秘密，你十六岁的时候就会坐在你爸爸大腿上用你的骚穴吃鸡巴了，是不是？”

他不断地用舌头舔湿殷郊的耳廓，水淋淋的声音提醒殷郊，他在被崇应彪侵犯。殷郊浑身发软，他的身体被殷寿调教得极其敏感，撑住一口气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成功了，崇应彪在心里给自己划出一个胜利的符号。他轻轻笑了，坦荡道：“在你家看到的啊，就在书房，我在外面看得一清二楚，原来我们太子爷是个长两口穴的小娼妓。”

“怎么会？”殷郊几乎要哭了，眼窝染上一层红色的胭脂，眼下的小痣藏在绯红中，精致又可怜。

心里涌起一股难过的情绪，好像是被殷郊勾起来的，久违的心情。崇应彪竭力忍着去吻掉泪水的冲动，殷郊的眼泪从来不会为他而流，他的眼里心里只有殷寿，就像现在，也是因为父亲的出卖而流泪，不是因为他在强奸他。



“怎么不会呢，”崇应彪极有耐心，人生前二十年的温柔积累在此刻，“他心机深沉，有什么是不能利用的？”

短时间内，崇应彪迅速获取了殷郊的信任。殷郊懵懂地看着崇应彪，每次对姬发说父亲惩罚他的方式和鼓励他的方式，姬发的脸上都会浮现复杂的神色。原来是这样，父亲根本不爱他，而是利用他，将他当成对手下的奖赏这个事实让殷郊在崇应彪的身下发抖，他主动去亲吻崇应彪的侧脸，下意识地寻求性爱，麻痹恐惧。

衣服胡乱丢在地板上。崇应彪抬起殷郊的双腿，攥着伶仃的脚腕，轻轻吻过足弓，引起殷郊的一身战栗，他讨厌前戏，什么都没做就流水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荡妇。殷郊用脚尖点点崇应彪的肩膀，不耐烦地催促，“磨蹭什么呢，快些禽进来。”

故事的戏码已经不是他在强奸殷郊了，也不是诱奸，现在是殷郊极为主动的勾引他。没什么好顾虑的，崇应彪攥着殷郊的脚腕，使双腿分得更开，往前折叠，笔直纤细的小腿翘着，像展翅欲飞的蝴蝶，但是这只蝴蝶只能成为他跨下的婊子。

锁骨处的红痕刺激了崇应彪，伸出食指点点，他故意问道，“蚊虫叮咬的？”

殷郊从来学不会撒谎，也不知道在做爱的时候提其他男人有多么愚蠢。他自然地说：“早晨姬发喊我起床的时候留下的。”

“原来没给父亲守贞，已经是姬发的婊子了。”崇应彪嘲讽道，低头嘶咬殷郊的双唇，将对方回骂他的讥讽吞入腹中，给他一个血腥味的吻。殷郊气喘吁吁，身体覆上一层薄薄的汗珠，他讨厌崇应彪嘴里的脏话，恨不得立刻将身上的男人推开，但脚腕被崇应彪牢牢攥在手里，崇应彪用空着的一只手探到下身，轻轻弹过蒂头，一阵快感袭来，殷郊立刻软了身子。崇应彪终于可以尽情享受这具肉体。

双腿被架在肩头，阴茎直直禽进紧窄的雌穴，没有扩张过的肉穴紧得可怜，殷郊狠狠挠过崇应彪的背部，感觉被活活劈开也不过如此。崇应彪停下动作，摸摸两个人的结合处，还有半个阴茎露在外面，他低头啃咬殷郊的双乳，仿佛和锁骨处姬发留下的吻痕较劲似的，乳晕处留下一圈牙印。

殷郊骂他：“你还真他妈是属狗的啊。”

属狗这件事一直是崇应彪的逆鳞，他咧嘴一笑，“太子现在正被狗禽呢。”

崇应彪又往里顶，雌穴得了趣，不住地分泌淫液，几次抽插下来里面已经水汪汪的了。果然是一个稍微碰碰就流水的骚货，他边禽边揉弄阴蒂，殷郊很快就潮吹了，蜜液从两个人的结合处淌下来，弄脏了沙发，又流到地板上。崇应彪禽得用力，坚硬的龟头抵到畸形的宫口——这个事实让崇应彪更加兴奋，几乎亢奋，连番顶弄下殷郊射在自己的小腹上，几滴精液甚至溅在了胸前。

前端没经抚慰就高潮了，崇应彪笑他是骚货，说要射满他的子宫。殷郊哀求着千万别射在里面，他真的会怀孕。

应该射在里面的，让殷郊给他生一个孩子，一个和他一样的孽种，不被家族承认的私生子。让殷寿看看他的儿子在别的男人身下到底有多下贱。但崇应彪居然心软了，他的人生已经烂到彻底，何必再缔造一个新的悲剧。

冲刺了几十下后崇应彪拔出阴茎，射在殷郊的胸前。胸前染满了白浊，崇应彪恶趣味地用龟头抹匀，又拍了拍那对饱胀的奶子，“留着，给你的情郎看看。”

没有问殷郊会不会跟他走，他本来也没有和殷寿对抗的勇气，只需要短暂地享用。望着崇应彪离开的背影，殷郊迟钝地意识到，他口中的情郎是姬发。



姬发回来的时候，殷郊在正浴缸里泡澡，他浑身酸痛，水蒸汽熏得脑子昏昏沉沉的。出于担心，姬发径直推开了浴室的门。姬发的脸上有一块青肿，嘴角也流血了。殷郊浑然忘记了自己赤裸着躺在浴缸，凑到沿上，眼睛里溢满了关切和心疼。

“疼吗？”殷郊问。

“还好。”姬发说，“刚才和崇应彪打了一架。”

殷郊呆呆地看向姬发，一股歉疚的情绪涌上心头，他不应该和崇应彪乱搞的，姬发那么努力的改掉他的坏习惯，酗酒性瘾滥用药物带来的麻烦都是姬发来处理。姬发接着问道，“你被崇应彪欺负了？”

回来的路上和崇应彪碰了个正着，他炫耀把殷郊给睡了，嘲讽姬发阳痿，满足不了殷郊，说殷郊在床上一股骚浪样。他一个字都不想听，利落地用拳头回击，野兽般扭打在一起。

应该顺着姬发的话往下说的，这样他就是无辜的受害者，姬发依然会为他着迷，会照顾他，帮助他。但是殷郊不愿意骗姬发，姬发知道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再坦诚一些也无所谓，就算姬发厌恶他下贱也是应该得到的惩罚。肺部像扯烂的渔网，他否认了姬发的询问，说是为了报复父亲，接着闭上眼睛，静静等待姬发的审判。

姬发认真地听完了整件事，揉了揉殷郊的头发。整个下午都在后悔，出门前没有揉揉殷郊的脑袋，现在殷郊的头发沾了水，蓬松又卷曲，像小时候邻居家养的那只泰迪，见了姬发就咬他的鞋带。

强烈的克制和内敛是姬发的天赋，姬发挑起殷郊的下巴，轻轻吻上那双剔透的眼睛，说：“诚实的小朋友应该得到奖励，原谅你了。地板我会清理，沙发换新的，你什么都不用管，也不需要记得刚才发生的事情。”

姬发的梦想是成为英雄，他会温吞的，成为殷郊的英雄，让殷郊明白，只有他才能拯救他。

## Chapter End Notes

这一章真的写了好几版，一直在思考彪郊。彪子没有亲手杀掉亲生父亲，所以我想象中的在现代背景下殷郊不会像电影中砍头前，那么看不起彪子的因素。彪子对待殷郊就是，想要得到殷郊的肉体，征服殷郊代表的权力、奖赏，因为嫉妒殷郊生下来就得到一切，所以忍不住在做爱的时候羞辱他。姬发隐忍不发是怕吓到殷郊，担心殷郊应激，一步一步才走到殷郊面前，他要让殷郊留在自己身边再慢慢拼凑起来，留下自己的烙印。对这章写的真的很没有自信，感觉完全驾驭不了这样的情感纠葛，不管怎么说终于圆完彪郊了，感谢可以读到这里，我继续去琢磨接下来的寿郊了。

ps：角色行为三观不代表创作者行为三观。

# 他是姬发的弓

## Chapter Notes

我没睡觉就意味着七夕没有结束——  
一篇短文送上。

“我想打个舌钉。”殷郊说，“梅尔的就很好看。”

说这话的时候，他穿了件松垮的针织衫，柔软的毛线下透着紧致的肌肉，穿着白袜的脚点了点姬发的小腹，“这种时候你也会更舒服。”

梅尔是他们同一节课的女生，有着波浪般的棕发，带着夸张的耳饰，殷郊很喜欢和她说话。

一时间姬发不知道劝说殷郊多结识同学、扩大朋友圈，从而减弱殷寿带来的影响，这个选择对不对了。客观来讲他很久没有提到殷寿了，但是殷郊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这个结果又让姬发有些不爽。应该严肃地拒绝殷郊，向他说明，他想做什么不用考虑姬发的喜好，对上那双真诚的眼眸，毕竟殷郊还是为了讨他开心——姬发说：“你想打就打吧。”

殷郊抱着方形抱枕，在床上倒下，枕着姬发的大腿。姬发轻轻抚摸他的后颈，希望殷郊快快放弃这个决定，担心会肿、会过敏、会发炎。殷郊笨手笨脚的，耳钉都不会带，如果每天早晨起来要先给殷郊带舌钉的话，姬发吞了下口水，想象殷郊伸出红色的舌尖等着他摆弄的场景，很难准时出门。

“你硬了，”殷郊突然丢掉抱枕，饶有兴致地盯着裤裆上的那个鼓包，嘲笑姬发，“想起什么来了，怎么随时随地发情？”他翻身上前，隔着裤子嗅来嗅去，去闻那处的味道。

姬发捏住殷郊的后颈，像提起小猫那样，殷郊的眼睛迅速弥漫一层水雾，他喜欢被姬发掌控的感觉。向前微微倾身，殷郊灵敏地用牙齿剥开裤口，露出沉甸甸的性器，恋恋不舍地闻着那处的味道，舞蛇般滑下去，跪在姬发的腿间，用柔软的脸颊去蹭未曾勃起也极为可观的阴茎。

眼神愈发幽深，骨节修长的手指顺着后颈下滑，姬发慢慢摁压殷郊的脊梁，优雅地捕获他的猎物。

殷郊不由仰起脖子，莫名有一种被驯服的感觉，也有一种变成琴被姬发操纵的感觉——不该，不该是琴的，他的姬发应当会挽雕弓如满月，他会变成一只弓，姬发手中无往不利的武器。

迫不及待地吞吐起来，粗长的性器在湿热的口腔里勃起，龟头抵着喉咙，殷郊的软舌贴着性器，放松喉咙，自虐般吞下性器为姬发深喉。姬发居高临下望着在他腿间卖弄的殷郊，殷郊的脸颊肉太薄，被撑出鸡巴的形状。这一事实让姬发头皮发麻，心理上的满足远远大于生理性的快感，好似殷郊已经被他雕刻成了姬发独有的雕塑。

“给你做个项圈怎么样，上面刻上我的名字。”姬发抚摸殷郊的脸颊，将滑落的卷发别到耳后。

殷郊正专心致志伺候嘴里的性器，听见姬发的话反而愣住了。性器从唇齿间滑掉，腺液拉扯出暧昧的银丝，他无辜地望向姬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姬发在把他比喻成他的专属小

狗。小腹有一股热流涌过，姬发的一句话险些引得他潮吹，这样暧昧的一句话比起daddy的小母狗更让他羞耻，也更加渴求。他好像喜欢上姬发了，不再是单纯的依赖。殷郊无法解释他跪坐在姬发的腿间，居然以一个极为放荡的姿势忽然羞赧起来。

“不可以吗？”姬发轻笑，又问了一遍。

那双眼睛极为专注的看着他，目光炽热又温暖，殷郊注视着姬发的眼睛，就像在照镜子，瞳孔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倒影。他湿的不成样子，手脚并用地爬到姬发的怀里，臂弯挂住姬发的脖子，呢喃着可以、怎样都可以，主动去吻姬发的嘴角。

姬发从善如流，挑起对方的尖下巴，吮吸那双因为摩擦性器变成水红色的唇。边亲吻边调整位置，殷郊扶着姬发的肩膀，主动挺腰摩擦性器，翕合的穴口贪婪地吸裹龟头。

“已经很湿了。”殷郊在姬发耳边轻轻说。

没什么好容忍的了，殷郊的身体为他彻底打开。一阵天旋地转，殷郊平躺在床上，姬发攥着他的脚腕，揉弄他的足弓。他生得脚小，姬发一只手就可以玩得过来，敏感的双脚被人玩弄带来灭顶的快感，还没被插就流了满床的水。水嘟嘟的肉花热情地邀请姬发的侵犯，肉刃破开雌穴，姬发缓缓挺腰，穴肉紧紧吸附着性器，最深处还有一张小嘴勾引着姬发探索更深处地方。

有一种被填满的感觉，心上的空虚被此刻姬发带来的满足替代，殷郊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了宇宙最初开辟的混沌中，温暖又安全。姬发大开大合地抽动，龟头几乎要撞开宫口，灭顶的快感袭来，殷郊宛如一头小兽呜咽着，媚红的穴肉挽留性器，和主人一般贪吃。

姬发低头啃咬饱满的乳肉，乳首早已挺立，稍微用舌面碾过就带来电流般的快感。殷郊不禁用手去抚慰没有被照顾到的另一端，姬发不许，握住殷郊的手，牵引着与他一起玩弄，乳肉于指缝间溢出，耻得殷郊满面如火烧般红。

殷郊早在这双重的快感下丢盔卸甲，精液射在自己的小腹上，姬发用手指抹匀，递到殷郊嘴边，殷郊下意识舔弄姬发的手指，将他的手指含在嘴里。姬发模仿性器进出殷郊用手指吮殷郊的嘴，下半身的动作也没停，水汪汪的肉穴吸裹着性器，恍然间有一种全部的殷郊都在被他所占有的感觉。

随着几十下狠厉地操弄，窄小的宫口被龟头破开，下垂的苞宫咬住性器，殷郊不由沉醉在这无法抵抗的快感中。他被姬发吮哭了，他本来也是很爱哭的，但是和姬发在一起的日子里好像很久没有哭过了。那颗眼下的小痣藏在被泪水氤氲成红色的眼窝中，扯得姬发的心脏一阵抽痛，他低头吻去殷郊的泪水，希望他爱的人永远不会难过。

雌穴被射满，姬发拔出性器后将殷郊拥在怀里，没了阴茎堵着，精液混着淫液顺着腿根往下流，场景淫靡又下流。殷郊蜷缩在姬发的怀里，抱怨他抱得太紧，又不肯离开对方的胸膛，说完觉得心虚，又抱怨下身的床单潮乎乎的，要换一床新的。

姬发吻在殷郊的额间，他爱极了殷郊的眼睛，即使在事后也一片纯净剔透，像懵懂的小鹿。倏地有几分明白为何崇应彪将殷郊看成是殷寿的奖励，鹿角本就是悬挂在墙上的荣誉，猎人最好的战利品。

“不打舌钉了，好不好？”姬发软下声音，和殷郊打商量，“任何会让你感到疼痛的事情，我都不想让你做。”

殷郊无所谓地应下，他只是一时兴起。

姬发抿嘴轻笑，殷郊还不懂他的话里到底蕴含着多么厚重的力量，他也不想让殷郊知道。

# 没有圣诞树

## Chapter Notes

第五章稍微修改了一下，本章过渡、过渡一下。

街头响起《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的音乐时，就意味着圣诞节要来了。北风送来凉气，殷郊越发惫懒，不愿上课。姬发忠恳地建议：“缺课太多很难拿A，你也不想成绩太差吧。”

有时候姬发会想起一位学姐，上课时听他们闲聊才知道的，她和殷郊一样，喜欢穿着长袖，是因为她会自残，将胳膊划出大大小小的伤疤，爬在肌肉上，有一种可怖的美感。姬发很庆幸，他细细欣赏过殷郊身上的每一处皮肤纹理，殷郊没有这种习惯。他至少不会拿起刀子伤害自己。

到底是殷寿的儿子，停顿了几秒，殷郊懒洋洋地从床上坐起来，卷曲的头发堆在头顶，他微微倾身，沉甸甸的黑色眼睛仰视立在床边喊他起床的姬发，口吻轻佻，“帅哥，帮我梳梳头发呗。”

殷郊是自来卷，姜夫人在世的时候会极有耐心地拿着直发板为儿子打理头发，头发长时便在脑后窝一个极小的发髻，看起来很像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他很少亲手梳头，头发留长后的大部分时间随使用一根黑色皮筋捆起来，姜文焕曾短暂地帮过他，现在这项任务轮到姬发了。

幽深的眼神落在殷郊的脸上，他从来不知道自己一个细微的举动会在姬发心里留下惊涛骇浪。姬发捏捏他的脸颊，殷郊近日稍微长了点肉，可能是因为来到国外吃多了垃圾食品，也可能是因为戒掉了药物滥用，总之，姬发将他养得很好。

——真可爱，殷郊现在是他的。这个事实充斥了姬发的大脑，他忍不住低头，吻在殷郊的额间。

姬发用手指轻轻地插进发丝，指尖点在头皮，他不习惯用梳子，工具无法控制力度也无法传递温度。

“圣诞节快到了，想好怎么过了吗？”

殷郊兴奋地转过头，忽略了头发还在身后的姬发的手中，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姬发一跳，姬发没能及时松手，头发扯离头皮的疼感让殷郊龇牙咧嘴，他却下意识说：“没关系，姬发，我们继续，我不怕痛。”

沉默了几秒，姬发利索地给殷郊梳好头发，说：“你可以怕痛。”

殷郊的神情晦暗不明。

姬发看了他一会，意识到再不出门就要迟到了，接着揉了揉他的后颈，“走了，我们去学校了。”

殷郊随手套上一件灰色的GAP卫衣，姬发瞧着他笑，“这样看起来像马克·扎克伯格了。”

“是吗？”殷郊眨眨眼睛，回想起两个人前几天窝在一起看完了《社交网络》，电影里的马

克也爱穿一件GAP卫衣，留着卷发，他说，“我觉得我比扎克伯格先生要好看一点儿，再说了，我肯定不会只给你留下0.03%的股份。”

殷郊故意拉着长腔，“至少要3%吧。”

姬发瞥了他一眼，似笑非笑。殷郊立刻改口，在大街上也要挽着姬发的胳膊，“以后你来帮我打理信托基金吧，还有母亲的遗产。”

他顺着殷郊的话开玩笑，“那我偷天换日，只给你留下3%的股份怎么样？”

殷郊漫不经心地回答道：“都可以啊，反正你不会害我的，肯定会照顾我。”

他们约好寒假不回家，殷郊说他想和姬发一起过平安夜，再和朋友们一起参加新年派对。

殷郊说：“我想和你边倒计时边接吻，好浪漫。”

姬发说：“现在就可以。”

倏地，耳朵变成绯红色，殷郊下意识逃走，逃到钢琴边，他说：“姬发，我为你弹琴吧。”

见面没几次的时候就敢嗅他的裤裆，现在提一句接吻都要害羞地跑开。姬发随手搬了个椅子，坐在钢琴旁边，回想起第一次他在窗下望着殷郊弹琴。他像他的茱丽叶。他对音乐称不上了解，不如兄长伯邑考对音乐有造诣，耳朵分辨不出这到底是舒伯特还是莫扎特。一曲终了，殷郊说他弹的是一部电影里的插曲，《Tiny Dancer》。

晚上趁着殷郊睡着了，姬发偷偷在音乐软件里搜索他弹的歌曲，第一句是“Blue Jean baby”，姬发不可避免地想起他与殷郊的第一次见面——殷郊记忆中的第一次见面，他便穿着一件牛仔短裤，露出笔直纤细的小腿。

放假当天，殷郊改了主意，他不自然地涨红了脸，像个孩子般心虚，他对姬发说：“我们订最早的机票回去吧，你也好回家看看。”

先前殷郊给出的理由是，寒假开学的日子正好是国内的春节假期，回去就呆几天没必要，不如等到暑假再回去。姬发不置可否，春节每年都有，殷郊只有一个，他不愿再让殷郊回去受到殷寿的影响了。早晚会有机会带殷郊回西岐过年。现在殷郊的理由自相矛盾，不用问，肯定是殷寿给他发消息了。

殷郊察觉不出姬发心底对殷寿的不满，小动物的直觉告诉他，不要在姬发面前提起崇应彪和殷寿，但他没办法骗姬发。他点开殷寿发给他的短信，手机屏幕对着姬发的脸，轻声说：“父亲喊我回家，这是来美国后他第一次给我发消息。”

房间内充斥着的奶油的香气，姬发本来打算做泡芙的，接着约好去买圣诞树，两个人一起装饰，殷郊预备大展身手，装扮出比《老友记》里莫妮卡打扮的还要漂亮的圣诞树。

很好，这一切都被殷寿的短信毁掉了。

姬发耸了耸肩，掏出手机开始订票。

跨国飞行让殷郊头昏脑胀，他重新穿回挺括的订制西装，左耳上夸张的耳饰变成了低调朴素的小银环。本来银环也没打算戴，是姬发说，如果长时间不佩戴耳钉，耳洞可能会愈合，再经历一次穿开皮肉的痛苦。殷郊一向很乐意证明自己不怕痛，但在他眼里，为了这个忍受疼痛实在没必要。

姬发很清楚，自己劝说殷郊保留耳环的目的并不单纯，对殷郊好是初衷，隐秘的意愿是让殷寿看到他在殷郊身上刻下的痕迹。忠诚的儿子、秘密的情人，不管殷郊在他心里属于哪种身份，他都会把殷郊抢走。可能以现在的局势放出这样的豪言是自不量力，但他还年轻，有充裕的时间。

姜文焕来接他，姬发直接从机场回西岐，殷寿没让他回朝歌汇报工作，而是体贴地给他放假。

殷郊坐在副驾驶百无聊赖，心情低沉，手指不停地抠弄横在身前的安全带。

“怎么了，心情不好？”姜文焕说，“舍不得姬发？”

殷郊睁圆了眼睛，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

姜文焕轻笑：“心事都写在脸上了，一看就知道。”话锋一转，姜文焕提醒道，“回到家里可别这样了，殷先生看了不高兴。”

“他才不会回来看我呢。”殷郊不满地咕哝，“父亲还和苏妲己黏在一起吗？”

姜文焕有一种天塌下来也能过好自己生活的本事，就像现在，说出来的话能在殷郊的大脑里掀起八级大风，他依然平稳地驾驶汽车。他说：“对，殷先生可能要要和苏妲己登记了，前几天他派我联系律师，商量婚前协议的事。还有，苏全孝死了。”

“死了？”殷郊的声调抬得老高，他隐约知道这人，喜欢跟在崇应彪后头，也是父亲资助的学生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是苏妲己的弟弟。“怎么死的？”

“车祸。”姜文焕平静地说。

殷郊落下一滴眼泪，因为年轻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陨落而难过。姜文焕也就没告诉他剩下的那半句话，他和崇应彪暗中查探，葬送苏全孝生命的那场车祸，诱因与埋葬姜夫人生命的相同。

在悲伤的情绪中，他已经全然忘记了那场强奸，殷郊难过地说：“崇应彪会不会很难过？”

“他被打发去俄罗斯了，拓展公司的新业务。”姜文焕说，“他是不是去美国看你了？”

殷郊点点头。

“这是对他的惩罚。”姜文焕解释道。

## 长大了，翅膀硬了

鞋柜里多了几双尖头的高跟鞋，花花绿绿的，不是母亲喜爱的类型。墙上挂着的全家福替换成了殷寿收藏的油画，殷寿说怕他触景生情，现在才明白，原来是怕碍了小情人的眼。殷郊站在客厅，与楼梯处的花瓶对视，那处曾经是母亲精心照料的盆景，少了女主人的打理，想必那绿植已经枯萎，与厨余垃圾混在一起，被保姆随意丢弃。

姜文焕送他到门口就走了，无能为力地看着殷郊回到那个已经不能称之为家的地方——没有母亲的地方，怎么能称之为家呢？在他眼里，殷郊仿佛一个破壳不久的雏鸟，正独闯龙潭虎穴。

殷郊站在门厅，止不住地浑身发抖。突然很想念姬发，姬发可以告诉他如何应对苏妲己。他又埋怨姜文焕，无理取闹的那种，他的表哥不肯跨越鸿沟半步，仿佛他和殷家沾亲带故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不肯和他一起回家。

腿不停使唤了，殷郊机械地走回自己的房间。卧室里透着一股长久无人居住的荒凉气息，依旧干净整洁，却弥漫着破败的味道。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了，殷郊回想起每逢周末回家，姜夫人都会买好殷郊爱吃的水果、零食，被子提前在阳光下晒得透透的，盖在身上又软又香。殷郊赌气般扯开书桌前的椅子，家具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音，双臂当枕头，不肯上床，趴在书桌上昏昏沉沉睡去。

醒来是黑夜了，家里寂静得可怕，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无力感涌上心头，殷郊拿起手机，冰冷的金属质感提醒他回到现实世界。绿色软件的右上方浮现着小红点，殷郊点进去，聊天页面的最上方是姬发，有他的消息，也有他的未接来电。乌云背后镶了一道金边，说的就是殷郊现在的心情，他先简单回复了一句姜文焕报平安，接着珍惜地，逐字逐句地浏览姬发给他发来的消息。

“在转机，很快就到家了。”

“打车回家，放心。”

“现在是冬天，秋天的时候西岐是金色的，有时间带你回家。”

“父亲在家里等我，殷郊，你还好吗？”

殷郊回复道：我很想你，我想和你一起过年。

视频通话立刻弹跳出来，殷郊手忙脚乱地摁下接通键，遇见姬发那张噙着笑意的脸。

情不自禁地想要撒娇，忘了眼前的人会有多疲惫，明明回复消息的时候还记得要体贴姬发比他的行程长。殷郊的声音很轻，腻乎乎的，姬发听到的时候想起小时候吃过的椰蓉棉花糖，棉花糖举着手机屏幕问他，姬发，我该怎么办啊。

夜莺的歌声不过如此，姬发喜欢殷郊这样全心全意地信赖他，混身上下重新焕发使不完的精力。他柔声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殷郊絮絮叨叨地讲家里发生的变化，又讲那个苏妲己居然要登堂入室。姬发目光闪闪，和姜文焕提出的建议一样，都说，你别招她，相安无事就好。

漂亮的眼睛睁圆了，殷郊侧了侧脸颊，刚才睡觉压出来的红痕正对着前置摄像头，对着姬发龇牙咧嘴，“可是她占了我母亲的位置，抢走了父亲。”

明知道殷郊的愤怒一大半来源于苏妲己抢走了殷寿，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担心自己也是殷寿的情人之一，但在看到心心念念的脸做出幼稚的表情时，所有的酸涩还是烟消云散了。姬发轻笑，刮刮自己的脸，示意殷郊，“没睡好？”

“对啊，”殷郊快快地说，不想和姬发讨论这些琐事，他开门见山问道，“你知道苏全孝的事情吗？”

姬发的眼神暗了暗，“知道。”同样，他也知道苏全孝的真正死因，姜文焕提前和他打过招呼，这件事还在瞒着殷郊。姬发明白，若是让殷郊知道姜夫人死得不明不白，担心他会难过，也担心他一时冲动做出不可挽回的事情。姬发不怕给殷郊解决麻烦，他只怕殷郊伤害自己。

“崇应彪会不会很难过？”殷郊无助地问道，“他们都是北地来的，应该关系不错。”

有一千句挖苦讽刺崇应彪的话梗在喉头，姬发隐忍地回答道：“或许会吧。”——不行，还是不行，想象崇应彪是一个善良的、有朋友的、会为其他人流泪的人比得知哥哥死在殷寿手里后还要在殷寿面前装孙子还难受，姬发说：“我更在乎你会不会难过。”

殷郊茫然地盯着手机屏幕，姬发短短的一句话蕴含着雷霆万钧的力量，还没等殷郊想明白，殷寿突兀地闯入打乱了殷郊的思绪。茫然的表情被慌张无措替代，殷郊挂断了电话。

本能的，他想在殷寿面前掩盖他和姬发的关系。

“父亲，您怎么回来了？”殷郊佯装镇定，“以为你不会回来呢。”

“我回家还需要和你打报告吗？”殷寿似笑非笑地说，缓缓靠近坐在椅子上的殷郊，手心拍了拍儿子的脸，“没瘦，姬发将你照顾得很好嘛。”

“他很细心，平常总管着我，板正得像个老夫子。”殷郊不满地嘟囔道，希望可以骗过父亲，察觉不出儿子和姬发在背地里发展出那种关系。

“嗯。”殷寿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问道，“最近和崇应彪联系了吗？”

“没有。”殷郊慌乱地说。那场强奸是被姬发抚平的伤痛，他没办法在父亲面前重新揭开伤疤。

“是吗？”殷寿又摆出那副冷漠的表情，殷郊曾经很害怕表达出冷淡的殷寿，恐惧被他抛弃，现在有了姬发的偏袒与坚定，他居然觉得殷寿抛弃他也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实了。

殷寿的手又搭在殷郊的耳朵上，父亲已经很久没有和他玩“勇敢者的游戏”了。殷郊感觉自己其实是非常贪恋这种感觉的，他渴望父亲碰触他，骑在父亲肩头时仿佛可以摘到最明亮的星星。他不怕疼，可以忍受诸多痛苦，以此向父亲证明即使他长了个畸形的子宫也会是勇敢的战士。但是姬发说这样是不对的，没有父亲会愿意亲手给孩子带来痛苦，他已经不是那个年龄只有个位数的孩子了，他比父亲还要高，这样扯着耳朵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殷郊抬起手，捂在殷寿的手上，手心的触感提醒他父亲已经年迈，他也长大了。他说：“我不是小孩了，不能再继续这个游戏了，你会弄伤我。”

“是吗？”殷寿怒极反笑，常年健身的习惯让他力气很大，扯着殷郊的衣领就可以把他扔在床上。殷郊陷入松软的床垫中，殷寿欺身压上，宛如阴影笼罩着他。殷寿说：“长大了，翅膀硬了，会欺骗父亲，也会违背父亲了。”



# 湿答答的毛线

## Chapter Notes

寿郊放置+插入式性行为描写，未成年性爱提及。  
存在微量焕郊。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notes](#)

殷郊躺在床上，和一具尸体没有什么两样。清晨的阳光从没合拢的窗帘爬起来，令殷郊想起年幼时母亲怀里的猫，那只猫的胡须就是这样的形状，早晨跳到他的床上，用胡须和柔软的绒毛将他从睡梦中唤醒。殷郊眨眨眼睛，意识得到了几分清明，一整晚都处于濒死的状态。那只猫呢，殷郊在脑海中努力回想母亲的那只猫，他喜爱在花园里与猫咪一起追毛线团。殷寿撞见了，斥责他顽劣，猫咪成为了他童年的又一处灌木丛。

父亲，嘶哑的喉咙缓缓吐出父亲的称谓。殷郊浑身酸痛，他感觉自己是那艘撞上冰山的巨轮，硬生生从中间撕裂开。身下的触感极其恶心，像一团湿答答的毛线，他记起了，有一只尺寸过大的按摩棒被父亲塞进他的雌穴里震动了一整晚。他说，他很失望，儿子居然骗他了。这具身体给其他人享用过，应该冲洗干净。于是，他含着按摩棒度过了整夜。

他好像快要死了，殷郊想，这样不名誉的死法，大抵只有姬发会心疼他。姬发、姬发，殷郊的眼里心里似乎只剩下这个名字，孤独的宇宙里只有姬发这一块石头。无家可归的感觉令他遍体鳞伤。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腥臊味，他不知道昨天晚上淌了多少水，又泄了几次精，恍惚间他好像尿了，但已经没力气收拾身下的一片狼藉。

殷寿走来了，他穿着浅蓝色的丝绸睡衣，在门前皱了皱鼻子，像是责怪殷郊管不住排泄，但他还是走到殷郊身边，怜悯地看他，“想明白了吗？”他在一片泥泞中抽出那只按摩棒，随意扔到地上，又问：“长记性了吗？”

和父亲认错没什么好丢人的，殷郊从前情愿向父亲袒露自己所有的脆弱与赤诚。可他现在不愿了，他没做错什么，他只是隐瞒了崇应彪去美国办事的时候顺便探望他。

殷寿说，他知道崇应彪睡过他了，为了惩罚，将他打发去了俄罗斯。他疼爱殷郊这个唯一的儿子，是替殷郊惩罚。殷寿说那话的时候表情意味深长，殷郊担心崇应彪很难活着回来。

殷郊分不清，殷寿惩罚崇应彪是替儿子出口恶气，还是惩罚手下私自染指本应由他赐下的奖赏。

“怎么不说话？”殷寿不耐烦地催促，他侧身坐在床边，颈侧的吻痕刺伤了殷郊的眼睛。见殷郊盯着自己发愣，殷寿了然，说：“与你无关。”

“是苏妲己吗？”殷郊轻声问道，“我听姜文焕说您要和她结婚了。”

“最近是有这个打算，家里有个女主人比较方便，”殷寿毫不在乎上一个女主人是面前人的母亲，谈论生死交替就像谈论天气般随意，“你是我唯一的儿子，难道还担心有人来和你争家产？”

“我根本不在乎这个！”殷郊嘶吼道。

“噢，我知道了，”殷寿装出十分慈爱的模样，轻轻揭掉殷郊唇上的干皮，带出鲜血，“你在替你母亲觉得不公平呢，要提醒你，她是被你害死的吗？”

极力忘掉的回忆又在脑海中浮现，殷郊忽然感受到身体里的每一个关节都在陈旧中抖动，有人把泥和在水里埋在他身上，用一个棺材将他钉在里面，他一动也不能动。

殷寿那天很早回来，手里拿着一个注射器给他，哄他说用了它就能证明他的勇敢与刚毅。只有殷寿知道殷郊多么痛恨自己长出的雌穴，多么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于是殷郊坐在殷寿怀里，依赖的依偎着，他用手指牢牢地将注射器夹住，在小臂上寻找着静脉。针尖扎进去了，殷寿含情脉脉地看着殷郊，后者几乎要醉了，他从未得到过这样的眼神。摁下活塞之前，殷郊问里面装的是什麼，殷寿咧开嘴，恶魔一样笑了。

“可卡因，”殷寿说，“染上他，再戒掉他，才能证明你的坚韧。做我的儿子，得了解这个。”

殷郊茫然地望着父亲，父亲要他克服疼痛，现在又要他戒掉即将染上的毒瘾。殷寿用眼神催促，同时间房间外传来了什麼碎掉的声音，视线转向门口，父亲进来的时候没有把门合上，殷郊从父亲的膝上跳下来，地板上是母亲最爱的陶碟碎成一片，当季的小番茄掺杂在碎片中，像殷红的鲜血。他扭头转向敬爱的父亲，如同一只被公路车灯照耀的迷路的小鹿。殷寿静静享用了片刻殷郊的恐惧，说：“别怕，我会处理好的。”

然后，他永远失去了母亲。

殷寿乐于品尝殷郊的悲伤与绝望，曾经他也是想好好爱儿子的，即便他是残缺的，他也没要第二个孩子，给了他独子的宠爱与尊贵。看着这张与他相似的脸一年又一年长大，他开始里里外外享用这具年轻的肉体，在外人面前扮演父慈子孝。他掰开殷郊的双腿，殷郊虚弱到浑身无力，轻松禽了进去。锋利的话语将殷郊推向更陡峭的悬崖边，殷寿说：“当年就是这样和你母亲一起生下你的，要不要再给daddy生一个血统更纯净的孩子？”

即使儿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殷寿也不会做一个真正慈爱的父亲的，几乎是狠戾地操干，坚硬的龟头破开窄小的宫口。红肿的穴肉违背主人的意志，不知餍足地咬着鸡巴，流了一夜了，水还是很多，吸得殷寿腰眼发麻，他看着身下憔悴的儿子，真是天生的婊子。很痛，粗长的阴茎蛮横地破开雌穴，插进宫口，但这具身体已经习惯了将痛感提炼成快感——只有父亲能带给他的感觉，殷郊伸出无力的、修长的双臂，轻轻呢喃着父亲。但是殷寿不给他抱。他残忍地将殷郊转过去，从地板上捞起那只工作一整晚的按摩棒，再次插进雌穴里。

殷郊难耐地呜咽，换来的是重重的一巴掌打在屁股上。白皙的臀肉落下红色的掌印，场景更是淫靡，殷寿冷哼一声，明明什麼也没有做，这具年轻强壮的身体已经浪荡的不成样子。手指轻轻搅弄紧致的后穴，坚硬的性器捅开穴肉，隔着一层肉壁与那按摩棒一起讨伐身下的殷郊。

一定是流血了，殷郊昏昏沉沉的想着，两口穴都被父亲占有着，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是属于自己的，意志被压榨到沦为虚无。他像一管瘪了的牙膏，殷寿挤一下，他就发出一声猫一样的淫叫。已经到身体的极限了，没法再承载过高的快感，前端斜在小腹上吐不出什麼来，有一种濒死的感觉。

最绝望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呼唤母亲，殷郊希望自己能 and 母亲葬在一起，退回到母亲的子宫里，羊水温暖地包裹着他，但是，但是他害死了母亲，又和父亲做出这样恶心的事——崇应彪一点儿也没说错，他十六岁的时候就会坐在父亲的怀里吃鸡巴了。曾经他是很喜欢这样被父亲占有的，将身体的全部献祭给父亲，他总能明白自己的拳拳心意。

畸形的子宫发育到十五岁才初潮，母亲总是悉心照顾，父亲冷眼相待。十六岁生日那天，殷寿把他叫到书房，问他以后会给谁享用。殷郊不懂，他仰慕父亲，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他愿意把一切都交给父亲享用。于是父亲的生日礼物是给他开苞。

悉数射在里面，殷寿懒散地抽出鸡巴，居高临下地看着床上宛如死鱼般的殷郊。姜文焕那小子很在意殷郊，他不在意往姜家这片干柴上再点燃一把烈火。殷寿拍了拍殷郊的脸：“让你表哥来照顾你。”

绝不能让姜文焕看见这样的自己。殷郊伸手抓住殷寿的衣摆，只是徒劳。他拿走了殷郊的手机，切断了殷郊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新换的管家面无表情地端着银盘，放在殷郊的床头，接着又有人来开窗通风、打扫房间。喉咙发出嗒嗒的声音，殷郊艰难地探出半个身子，银盘里放着一瓶波旁威士忌和花花绿绿的药品。他不知道这些是一天的还是一次，也不知道该吃多少，只能辨认出黄色的是稳定精神的，白色的是止痛的。爱能止痛，姬发常说。殷郊意识到自己整个秋天不再需要药物，姬发帮他戒掉了，现在父亲要让他重新染上。

管家体贴地为他倒酒，这是指令，殷郊心想。懒得再琢磨什么，殷郊抓起那一把药品，塞进嘴里，用酒送服。喉管好像被药品噎住了，管家又替殷郊倒了一杯酒，殷郊扯起一个苍白的微笑，喝下去。狼狈地爬到浴缸里，热水洗清身上的痕迹与罪孽，殷郊发现管家帮他把酒送进来了。殷郊垂头丧气地把冰块搁进酒里，脑子好像被人锤打过一样痛，记不起洗澡的时候该不该喝酒了，姬发为他构筑的生活习惯因为一夜的放置而烟消云散，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与品格竟然如此简单。

姜文焕来了。他穿着一身黑西装，白眼球里布满了血丝。姜文焕蹲在浴缸前，注视着殷郊，眼睛里传来的悲伤席卷了殷郊整具心神，浴室里暖黄色的光线令姜文焕的温和格外刺眼。

“表哥...”殷郊嗫嚅着，“你会讨厌我吗？”

姜文焕和母亲很像，微微侧脸的时候更像，姜家人如出一辙的下颌彰显着他们共有的包容与善良。如果表哥不会讨厌他，那么泉下的母亲也会收留他。殷郊希冀地望着姜文焕。

姜文焕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说出的话却掷地有声。“不会，”他说，“你永远是我的家人。”

他微微倾身，水汽是一层无形的阻隔，让他无法完成送殷郊去美国时的欠他的拥抱。

“过来。”姜文焕轻轻说。

殷郊在水中向他靠近。

姜文焕在殷郊的额头落下轻轻的一个吻，只要一个吻就足够慰藉漫长难耐的想念了。他与殷郊之间的血缘关系就像此刻隔在二人之间的水汽，明明没有什么，却无形阻碍着他向他靠近。尽量不去看美丽的胴体上那些青紫的痕迹，姜文焕悄悄握紧拳头，他说：“我的父亲去世了，我要赶回东鲁。”

他不是崇应彪那样被家族抛弃到殷寿身边的政治赌注，他是姜家的长子，来到这里是因为两家是通家之好。父亲极爱他的妹妹，他也极爱他的表弟。

殷郊莽撞地要求和他一起回去，姜文焕苦笑，殷寿怎么会允许让儿子脱离他的控制回到姜家呢。

他担忧地说：“你只要留在家，等开学就好。其他万事都不用你操心，别冲动，和苏妲己好好相处，这都是为你好。”

殷郊垂下眼睛，长长的睫毛遮住了他的不驯。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姜文焕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殷郊能不能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又问，“需要帮你向姬发带话吗？”殷寿惩罚殷郊时会切断殷郊的一切对外联系，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我...”殷郊犹豫了许久，最后自暴自弃地说，“表哥，你只提一下我的名字吧，我不知道说什么，算了，名字也不要提了。”

他不能让姬发陷入崇应彪的困境。殷郊眨了眨眼睛，好像有泪水掉下来，和脸上的水汽混在一起，落进浴缸里。他不需要姬发拯救他，只希望姬发带他逃离一切纷争。

## Chapter End Notes

孤独的宇宙里只有姬发这一块石头。是化用的海子的那句诗，“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这很鰥夫武王哥。最后殷郊想对姬发说的，但是没能说出口的那句话，是《call it what you want》的歌词，“you don't need to save me, But would you run away with me?”.

安利这首喜欢了很久的小情歌，与本文的发胶情感状态比较吻合。

从写完彪郊就开始琢磨寿郊了，写完感觉还可以。

# 沼泽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他发烧了，很长的几天都在昏昏欲睡。原因很简单，没能清理干净屁股里含着的父亲的精液。太久没用过那处地方，也太久没有自行清理，半年来姬发总能将他照顾得很好，殷郊忽略了这一简单的生理常识。强烈的自我厌弃加重了他的病情，殷郊选择自我折磨，身体像挣扎在淤积的沼泽堆里发烂发臭。没有人来救他，没有人向他伸出一只手。

殷寿没有送儿子去医院，商人和善于玩弄心机的人总是有点迷信的，不免疑心过年期间送去医院会搅得家宅不宁。姜文焕远在东鲁，鞭长莫及。他知道姜家人在乎他，也知道姜文焕不会放过这次回家掌权的机会，权力比亲人的性命更重要，殷寿非常乐于见到姜文焕再次证明他的理论是真理。

脑子烧成一团浆糊，殷郊甚至不愿睁眼，那一堆花花绿绿的药品中间掺杂着退烧药，一股脑吞下，卡在喉咙的窒息感令他舒适愉悦，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自己处在一片迷茫的白雾，有母亲慈爱的笑。

除夕夜到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提醒他的孤独。殷郊不可避免回想起从前与母亲一起度过的十八个新年，不管是在老宅还是母亲的乡间别墅，她都会亲手给儿子包饺子，再给他代表祝福的压岁钱。红色的纸币塞在红包里，谁也不会把这些钱看在眼里，但那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意。

殷郊在混沌中又过了几天，身旁仿佛有人拿着烙铁靠近他，他会下地狱的，殷郊绝望地想，而母亲、姬发，他们都会出现在天堂，往后的一百年、一千年，他都不会再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了。他情愿曝尸荒野，苍蝇在他的身体上空四处乱飞，血液的腥臭味引来野狗啃噬他的尸体，五脏六腑流淌在野草，从头到尾成为一团腐朽。沉浸在想象中的意识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药物加重了他的幻想，现实和虚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殷郊已经分不清自己是一个人，还是一团活生生的肉了。

姬发突然来了，浑身上下闪耀着光痕。

殷郊怀疑自己看错了，姬发也是他想象出来的景象。他费力地眨眨眼睛，有泪水从眼眶里渗出，热泪滚过脸颊，落在锁骨，原来他还活着。周遭那些扭曲的幻想、嘈杂的声音消失了，殷郊的眼前只剩下姬发颀长的身影。

“你来了。”殷郊说。

“我来了。”姬发简洁有力地说。他走到床前，微微曲下身子，用力握住殷郊的手。“我觉得你需要我，所以我就来了。”姬发的语气轻松简单，就像在和殷郊汇报中午吃了一碗米饭，没吃面条。

殷郊露出一个天真的微笑，他记起了在姜文焕面前隐掉的请求。他问：“你来带我走吗？”

“我们马上就走。”

戛然而止的通话，再也没有的音讯，姬发在西岐度日如年，他每天焦灼地盯着手机等待殷郊的消息，在朝歌暗中培养的人脉没办法渗透到殷氏老宅，只能靠姜文焕传递些什么。结果等来等去只等到姜文焕说他要回东鲁奔丧，这是他脱离殷寿控制最好的时机，姬发没法阻止。姜文焕语焉不详地提了句殷郊，姬发再也没有办法保持冷静了——原来他的克制与内敛只能存在于殷郊在他身边的时刻，他恨不得立刻提着枪冲到殷寿面前，看子弹从殷寿的眉心穿过，炸出鲜血与脑浆，让他赎掉对殷郊和兄长犯下的罪，然后带殷郊远走高飞。

没办法再忍耐，明知道最好的解决方案是继续等待，但是姬发无法在西岐空耗下去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殷郊再次堕入殷寿的陷阱。无穷无尽地懊悔，当初应该不避讳、咬咬牙地在美国就将人拦下，而不是三言两语，看殷郊摆出歉疚讨好的神色就应下他。因此，明知道会暴露自己对殷郊的过分爱重，明知道会让殷寿明白他早已握有钳制自己的把柄，姬发还是来了。

姬发极为心痛地看殷郊颧骨下的凹陷，才几天就被殷寿折磨成这副惨样。他爱怜地亲吻殷郊的每一根手指，再次重复道：“我们马上就走。”

殷郊缓缓转向窗外，姬发带来了晴天，冬日的阳光使瞳孔很难聚焦。倏地一阵心慌，姬发紧紧攥住殷郊的手，担心面前人再次走失。殷郊回过头，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我想要一个有壁炉的房间。”

他们往回走，漫长的飞行中殷郊始终蜷缩在姬发的怀里，他不是一个孩子了，沉重的头颅长时间压在姬发的肩头是一份难以负担的沉重，但是姬发很乐意感觉到肩颈的酸痛，沉甸甸的触感让他感受到所爱之人就在身侧。

回到美国之后殷郊开始厌学，他抗拒交流，姬发随他任性，甚至他自己也不想去学校上课了。教授的课程没办法教他报仇，也没办法帮他治愈殷郊。

两个人坐在一个浴缸里，面对面。浴缸里只装了热水，殷郊喜欢水汽蒸在眼睛上的感觉。刺骨的寒意消失了，殷郊闭上眼睛，仿佛躺在潮湿柔软的洞穴。缓缓地，殷郊将他的幻想说给姬发，又说他的噩梦，他描摹出身旁有无数人拿着可怖的烙铁靠近他的场景。殷郊用手指点点心脏，语气天真：“这里很痛，姬发，我会下地狱的。”

姬发的心脏也很痛，与殷郊的灵魂共振。他伸长了双臂，探到殷郊面前，轻轻吻他双眼皮的深痕，“殷郊，你不会下地狱的，也不会有人能伤害你。”

毫无征兆地，殷郊开始讲母亲去世那天的事情，没注意到姬发攥紧的拳头，他重复道：“我害死了妈妈，我会下地狱的。”

姬发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坚定。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想，是时候在殷郊面前揭开殷寿那层伪善的面具了。近乎残忍地对殷郊还原事实的真相，姬发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父亲突然回家，诱导你吸毒，房门没有关紧，你母亲撞见，接着，车祸罹难。”

“这套说辞，你曾经听另一个人讲过。”姬发耐心给予殷郊充足的时间，让他想明白。殷郊的脸上依次浮现疑惑、迷茫与痛苦的表情，随后颤抖着喊出崇应彪的名字。“他是故意让崇应彪看见的？”

“对，”姬发干脆地说，“他故意让崇应彪看到，让他以为得到你便是得到了权力与认可。”

下意识忽略了殷寿对他的许诺。接走殷郊的时候，殷寿说如果他能控制好殷郊、与姬昌断绝关系，那么姬发会是殷商集团的继承人，同时殷郊只能赏给他。殷寿面上的表情暧昧不清，控制殷郊代表继续通过药物让殷郊成为一个没有自主思考能力的傀儡，与姬昌断绝关系是让他法制时代杀掉亲生父亲。他已经暴露给殷寿，自己是多么在意殷郊。不管是退是进，殷寿都会有挟持他的筹码，也能试探出他愿意为殷郊放弃些什么。

他想象不到姬发会做到什么地步，姬发沉着冷静地应对，书桌前低下的头颅掩饰住眼底的轻蔑。——殷寿怎么敢用赏这个动词来描述殷郊的，难道殷郊是他的儿子，殷郊的命就是他的了吗？——殷郊的命，现在归他了。

殷郊躺在浴缸里，再次感受到自己身体的每一处肌肉、关节和骨头都在颤抖，刺骨的寒意

又回来了，姬发及时拥他入怀，他知道，殷郊很聪明，打碎那层对父亲的崇拜，他就能明白所有事情。无需姬发提醒，殷郊已经自己联想到：“造成我母亲死亡的那场车祸，与苏全孝的是相同的？”

“对。”姬发在他耳边说。

原来一切都是殷寿干的，殷郊的喉咙里发出嘶哑的笑声，姬发将他抱得更紧，两具赤裸的灵肉在水中交叠，殷郊分开双腿，挂在姬发的腰间。

“禽我。”殷郊说。

粗长的阴茎插进雌穴，空虚的肉体由姬发填满，殷郊在自己前十八年苦涩、痛苦的人生中看见了亮晶晶的红色。他仰头问姬发，你会骗我吗？

姬发说不会。

殷郊又露出那个令姬发沉醉的天真的笑容。

## Chapter End Notes

不太会写谋略...反正殷寿马上就要死了。



# 同一块绷带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殷郊站在高地，眼前是蓝天和绿地。场景美得像油画，他想，属于他的世界不会浪漫绚丽成眼前的样子。狂风呼啸，将殷郊的卷发吹过脸颊，在耳侧形成一个漂亮的弧线，他立起衣领，望向漫山遍野。

“喜欢吗？”姬发穿着深蓝色的冲锋衣，他的声音被风吹散了，殷郊没有回话。也不需要回答，只要静静看着殷郊，姬发就会觉得很美好。他迈着极大的步子靠近殷郊，用牙齿咬掉手套，冷风像柳条一样拍打在柔软又粗糙的手心，仿佛失去了痛感，姬发镇定地用手心去感受殷郊的耳朵，探测后者的体温，只为了确认对方冷不冷。

殷郊勾起嘴角，露出一个微笑，猫咪一样在姬发的手心蹭了蹭脸颊。机器开始运转，殷郊回答姬发几分钟前的问题：“我很喜欢这里，野性又荒凉。”

这是姬发的朋友在新墨西哥州的一处农场，占地面积很大，姬发在这里教会了他骑马。殷郊从来不知道姬发擅长骑马射箭的一面，他骑在马鞍上，姬发在后面搂着他，身后人鼻尖呼出的热气喷在他的耳畔。殷郊说：“如果生在古代，你肯定是个将军。”

“怎么说？”姬发轻佻地问道。

姬发的调戏不会给殷郊造成困扰，他的语气很平静，像在陈述客观事实。“要么就会挽雕弓如满月，要么就勇冠三军、封狼居胥，我看你不声不响的藏着许多本领，肯定能搅风搅雨，做出一番事业。”

如果我隐藏了更多，不止我擅长骑马射箭这一件事呢，你还会原谅我，继续把我当作你的指望和依赖吗？姬发感觉自己的喉头哽住了，怀里的殷郊仿佛是他从殷寿的手里偷来的，殷郊对他坦诚，他却并没有给予相应的。姬发沉默了许久，久到殷郊在他的怀里扭来扭去催促他回答，他才说：“我若是将军，你就是我唯一的王，为你平定四方，开疆拓土。”

殷郊朗声大笑，语气却带着几分幽怨，“我从来不想做什么王，也不想继承什么家业。”话锋一转，殷郊又说：“你才是适合做王的那个人。”

心念一动，姬发握紧了缰绳，轻踢马腹，策马狂奔。马蹄声与风声间，殷郊听见姬发说，若得阿娇为妇，当以金屋贮之。他们一路奔回房屋，马蹄飞扬，白云与草地都被抛在身后，手脚是冰冷的，心头热着。姬发打马而下，扶着殷郊下马，他推开门，阳光从缝隙中洒进去，接着抵在门板上亲吻。

那是一个漫长晴朗的一天。

农场的居住条件算不上好，这里甚至没有网络，是真正意义上远离世俗的世外桃源。姬发与他在地毯上做爱，殷郊担心看守农场的那户人家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姬发只好给他含着自己的手指，修长的指节舔得湿漉漉的，正如被姬发吻成凸起的乳粒。殷郊发出细碎、难耐的呻吟，姬发格外情动，缓缓挺腰，每下都钉死在里面。高潮的时候，姬发低头与他亲吻，唇贴着唇，舌衔着舌。殷郊不合时宜地想起了他生命中的其他男人，他想到了殷寿，想到了崇应彪，他发现其他人和他在床上都是在操他，只有姬发是和他在做爱。

“我最近有些事情急着处理，可能要留你自己在农场。”姬发边说边把玩殷郊的手指，“还是你想和我一起搬回城市？”

应该是西岐的事情，殷郊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知道姬发是父亲资助项目中的一员，也知道



他是西岐姬家的二公子。先前听说过姬家长子工作时猝死，家族的重担已经落在了姬发的肩头——这样也肯放下一切陪他来农场疗伤，殷郊更是感激与欣喜。殷郊说：“我知道你经常对着电脑敲敲打打些什么，深夜还会开车去很远的有网络的地方。”他眨眨眼睛，瞳孔里满是姬发的倒影，“需要回国吗？我等你回来接我，我还不想回去。”

姬发迟疑了，那些事情真的有殷郊重要吗？

殷郊笑起来，用手指抚平姬发紧皱的眉头，继续说：“我不会再乱吃药了，也不会再喝酒。泰勒一家都听你的，不可能给我带酒的。”

姬发猛然将殷郊搂在怀里，光裸的、汗湿的皮肉贴在一起，殷郊以为姬发是想再来一次，自然地将腿分开，等待姬发的入侵。姬发哑着嗓子说不做，只想抱他睡会。

殷郊不解地看着他，姬发叹息一声，如果不解决国内的事情，他永远没办法彻底得到殷郊。他喃喃道：“殷郊，你不知道我到底有多爱你。”

“谢谢你，姬发，让我明白了被爱的感觉是什么，”殷郊难为情地说，他靠在姬发的胸膛，爱人的心跳总是让他安心，“是你拯救了我。”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姬发轻轻摇头，殷郊身上有很多光芒，只是殷寿用一块巨大的油布遮住了这个年轻莽撞的太阳，从见到殷郊的第一天起，殷郊就开始照耀他了，他的梦想、他的仇恨与心底杂生的阴暗幻想。因为殷郊折射给了他足够多的光芒，他便省去了在自己身上挖掘光芒的麻烦，一切只需要奔向果园里那颗青涩的漂亮苹果。

“我们是在轮流使用一块绷带，”姬发说，“我们是轮流使用一块绷带的两个人。我想你能知道，没有你，我也不可能坚持到今天。”\*

殷郊茫然地看向姬发，在他眼里，姬发宛如劈波斩浪的大航海家，在最湍流的漩涡里、最猛烈的暴雨中也不会迷失方向。这样冷静理智的人，怎么会需要使用殷郊这条绷带吗？

姬发足够了解殷郊，他知道殷郊在想什么，他担心有些话再不说就没有机会说了。伪装出的成熟面具顷刻摘掉，姬发急切道：“我从第一眼看到你就喜欢你了，那时我才十二岁。”

殷郊咬了咬嘴唇，姬发打断他的话：“第一眼就喜欢你，后来努力得到殷寿的认可才能来到你身边。第一次见面就打你一拳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难得羞赧，姬发痛恨自己当初的行为，和幼儿园故意拽女生的辫子有什么区别。姬发内心暗自唾弃自己，表面上继续深情表白，“殷郊，每多和你相处一天，我就会多爱你一层，我好像从来没有说过爱你这句话，那么现在我可以爱你吗？”

要坠入爱河了，殷郊怔怔望向姬发那双明亮炽热的眼睛，要坠入爱河了，他心底那口枯井正因为姬发的话而掀起涟漪。他含糊地回应：“你不是早就这么做了吗？”笔直地再次投入爱人的怀抱，语气带上了骄纵，殷郊毫不客气地命令道，“往后的每一天也要爱我，不许离开我，更不许骗我。”

“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姬发恳切地说道，“我保证，事情结束我就回来找你。”

夕阳西下，最后一抹斜阳洒在高速公路，殷郊骑在马上送姬发离开，姬发恋恋不舍，几乎要送殷郊回到营地再独自回来。

殷郊笑得神采飞扬，“以后又不是见不到了。”

姬发环顾四周，见没有人注意他们，敏捷地跃上马背，挑起殷郊的下巴与他接吻。

“我一定会回来。”姬发保证道。

## Chapter End Notes

随便谈谈。

\*处绷带理论化用的《梅尔罗斯》

关于新墨西哥州的农场，看完《奥本海默》以后特别希望自己也可以拥有一个农场.....

# 趋近完满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营房里有一整面墙都是大理石铺成的火炉，木柴噼里啪啦燃烧着，是一种令人心安的声音。殷郊喜欢坐在壁炉旁，他不会感觉到热，身旁的火焰给他温暖与明亮，他将木柴燃烧的声音在脑海中编成乐谱用钢琴来演奏。又用了大把时间来观察泰勒一家的行为举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的家庭果然不正常。母亲已经很努力了，错的是他和殷寿。

想起殷寿会让他变得失落与难过，殷郊停止发呆。窗外的天空变成梦幻般的紫色，意味着固定和姬发通话的时间到了。电话房有一间木门，坏掉的门锁使风吹起时便带来吱呀吱呀的声响，且无法隔绝外人的闯入，但殷郊曾在此处享受过一场绝妙的电话性爱。失去了画面与触感，只有姬发睡醒后沙哑与倦懒的声音反而让感官更加刺激。狂风吹来狠狠推开房门的瞬间，殷郊注视着广阔的草原，毫无预兆地潮吹了，淫水与精液氤湿在裤子里，他燥红着脸洗衣服。第二天姬发还要假惺惺地心疼他。

今天的电话是姜文焕接的，电话那头的声音嘈杂，脚步声匆匆而过。姜文焕的声音带着浓浓的疲倦与困乏，殷郊从未听见过不悲不喜的表哥发出这种声音。倏地心脏狂跳，像牛在胸腔里奔跑，殷郊听见姜文焕说：“明天接你回来吧，吕公望和曹宗去，曹宗你还记得吗？你来东鲁的时候我们一起玩过。”

习惯性照料殷郊，事无巨细地替他操心，爱护殷郊已经成为润物细无声的本能。姜文焕不知道殷郊住在新墨西哥州的哪一处农场，那是姬家的产业，姬发将殷郊藏在了只有他知道的地方，地址写给了足够信任的吕公望。姜文焕担心殷郊从一个笼子逃到另一个笼子里，这些天姬发的变化令他胆寒，因此一改往日的作风，加上了东鲁来的曹宗与吕公望一起接殷郊回来。

理由非常冠冕堂皇，殷郊不认得吕公望，却认识曹宗这个姜家的嫡系。殷郊年幼时与母亲一起回东鲁探亲，他们在海滩度过了一个漫长闲适的夏天。谁也没有保证殷郊乖乖和陌生人回来的把握，姬发只能答应。姜文焕猜他内心抵触极了自己与殷郊的血缘关系，他又何尝不羡慕姬发可以无所顾忌地靠近、掠夺殷郊呢。

“我记得曹望。”殷郊小声说，姜文焕只好把通话音量调到最高，“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姜文焕骗他。

殷郊的声音几乎染上了哭腔：“上次也是这样，你和我说什么事情都没有，结果……”

姜文焕的回忆变得格外清晰，通知殷郊母亲去世的那个电话也是他打的，他没打算让殷郊去认尸，自己提前看过了姑母的尸体，不愿让殷郊记忆中的母亲变成不甚美好的青灰色。殷寿执意让殷郊去见母亲最后一面，掀开白布的瞬间，殷郊几近崩溃。

“我保证，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安然无恙的。”姜文焕温和地说。殷郊却听得出对方保证里蕴含着雷霆万钧的力量，一定是出事了，他想，“姬发还好吗？”殷郊脱口而出。

“他没事。”姜文焕掩盖掉内心的诧异，又深感荒诞滑稽。此时此刻在殷郊心中的最高级已经是姬发了，殷寿死之前到底有没有察觉到他最器重的姬发会在乎殷郊胜过权力，把殷郊踢出权力中心的计划成了送他死的催命符。姑母曾经淡漠地评价殷寿：他这个人不懂爱，但是很擅长观察别人的爱，并用爱来钳制他人为他做事。如今的姜文焕深有体会，他们都是被殷寿用殷郊吊着的猴子，殷寿享用殷郊的同时也知道有多少人爱慕这个他以为是废物的儿子，可惜姬发是藏在猴子外表里的狮子。

殷郊长长舒了一口气，语气快活起来，“我知道姬发回去忙西岐的事情了，他没事就好。是不是现在还在忙呢，我和他每天都通话，他马上要忙完带我回西岐了吗？”

带殷郊回西岐，多么美好又虚伪的承诺。姜文焕回头，姬发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朝他走来，眼底的疲惫也无法遮掩他的意气风发。是啊，大仇得报、佳人在侧，他的人生已经趋近圆满。

姬发颌首示意，从姜文焕的手里接过电话，走到角落低声细语地安慰着，姜文焕看着姬发弯弯的眉眼，预感即将爆发一场风暴。

趋近圆满，也只是趋近。

吕公望和曹宗带殷郊回来的时候，殷寿的追悼会已经结束，留给他的只有一盒骨灰。殷郊捧着骨灰盒，面色苍白，姬发与他紧紧坐在一起，几乎陷在同一张沙发里，生怕爱人给一阵风吹走了。

姬发与他细细地解释：“之前集团包下的那块地皮涉嫌侵吞国有财产，再加上这阵子查得紧，之前偷税漏税的证据又被人拿到然后举报了。你还记得，去年夏天因为你爷爷和大伯的突发去世，集团内部就发生过一场地震，”隐瞒掉的内容是后来姜夫人遇难后殷郊自杀引起的新闻头条也是一场棘手的麻烦，姬发不想让殷郊自责，“殷先生焦头烂额，喊我回来帮他处理事物，上周末突发心梗去世。”

“那他去世的时候是什么场景？”殷郊问，他试图蜷缩在姬发为他构建的城堡，远离外界一切纷扰与麻烦，而这正是姬发想要的。

“殷先生去世时只有苏姐己在，”姬发说，“苏姐己说殷先生感觉到胸闷，她立刻打电话喊了私人医生，医生没来得及抢救。”

“那我应该谢谢苏姐己，也应该谢谢你。”殷郊小声说。他已经知道了殷商集团濒临破产，姬发回国也是为了处理殷商的事，而不是回西岐，并且他真的做到了力挽狂澜。他在农场骑马散步、欣赏落日与繁星的闲散时光，是姬发为集团心力憔悴、呕心沥血的同时。这本应该是殷郊的责任，姬发替他承担，又帮他争取到了遗嘱中未曾提到的继承权。

“你不用谢我，”姬发捏捏殷郊的后颈，“我也不是白给你们家打工呀，我的报酬是3%的股份。”

回想起曾经在纽约街头的对话，无忧无虑的那段岁月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情，殷郊努力回忆着，“当时说的好像是，你只给我留下3%的股份。”

“我永远不会那么对待你的。”姬发正色道。因为你不知道，促使我下定决心完成这一切的动力只有你。我不仅是在替我哥报仇，只有我知道那个十七岁的姬发望着殷寿高大的背影首先感到的是怯懦，为了得到你，他才有勇气对抗殷寿。

夜晚，殷郊执意要回家。姬发说苏姐己也在，殷郊说：“我正好当面谢谢她。”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客厅里放置的几个纸箱子，接着苏姐己穿着黑色的长裙，怀里抱着一个纸箱，袅袅婷婷走来。殷郊下意识上前帮忙，苏姐己侧身躲避，与殷郊擦肩而过。她似笑非笑看了一眼姬发，“殷郊，我可不敢麻烦你。”

“抱歉，我之前对你太苛刻了，总之谢谢你陪在我父亲身边，没让他孤零零一个人走。”殷郊说。

苏姐己的手上涂着黑色的指甲油，墨色的长发遮掩着巴掌大的小脸，她仰头望着殷郊，用

气声对殷郊说：“看在你母亲的份上，小心姬发。”

她回头得意地看了眼姬发，迈着小碎步走了。姬发猛地攥住殷郊的手腕，他有一种即将失去殷郊的预感，飞速地问道：“她刚才和你说什么了？”

殷郊的眼神迷茫，苏妲己一共对他说了两句话，每句话都能理解，但是放在一起又难以捉摸。苏妲己怎么会认识母亲，他又为什么要小心姬发。本能的自我保护让殷郊没有完整复述苏妲己的话，母亲从小就教他不能只听见一种声音，他说：“姬发，你把我攥疼了。”

姬发松开殷郊的手腕，诚恳地解释道：“我怕她再说什么话来刺痛你，我很担心你。”牵着手一起走回殷郊在老宅的房间，姬发埋在殷郊的怀里：“我很想你，我这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姬发解开他衬衫的扣子，殷郊说：“姬发，我现在没心情做这个。”

“噢、噢，没关系，”姬发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我就想好好睡一觉，陪你倒时差。”

大概是因为爱人就在身侧，姬发搂着殷郊，睡得很沉。殷郊不时凝视姬发的睡颜，不时盯着天花板。苏妲己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殷寿的死亡背后是不是存在着姬发没告诉他的隐情。就在刚才，姬发借口维持农场那样的田园生活对他的精神状态比较好，没有还给殷郊手机。

大脑细胞仿佛被蛛丝串联，殷郊无法窥测事实的真相。繁乱的线索让他无心哀悼父亲的死亡。

## Chapter End Notes

这章本来该有一个phone sex，连续两晚写文还没有拿起phone就睡着了，太累。

关于殷寿的商业犯罪，我胡编的，不懂经济。

不想把太多精力都放在撰写商战版武王伐纣，反正姬发杀了老丈人就行了，ooc和bug都算我的。

殷寿也不算完全下线吧，后面还会再交代一下感情。我猜彪子也该回来了。

# 黑洞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殷郊坐在钢琴旁边发呆，手指摁在琴键上发出几个连不成曲的音调，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姬发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唯一需要他决定的是殷寿是否与姜夫人合葬。

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现在殷家由他做主，他甚至跑去询问姜文焕：母亲能葬回东鲁吗？

姜文焕自然满口答应，他知道殷郊很向往一个美好的家庭，又因为自身缺陷，殷寿提出什么要求他都肯满足。而现在他居然不肯让父母合葬了，殷家敬鬼神、重传统，在唯物主义的世界里也遵循着自己的那一套，现在轮到殷郊亲手打破家族封建了。

殷郊露出一个悲伤的笑容，解释道：“妈妈喜欢家乡的海与风，她维持婚姻是为了我和姜家，现在我长大了，你也继承了姜家——她自由了。”

鼻尖一阵酸涩，姜文焕意识到殷郊已经不再是一年前那个靠打耳洞来彰显叛逆的幼稚鬼，他成熟了。不由自主捏了捏对面人的耳垂，姜文焕说：“放心吧，这件事由我来办。”

苏妲己整理好了行李，还没来得及搬出殷家。殷郊查阅了殷寿订下的婚前协议，提出可以多分给苏妲己些财产。他不在乎金钱，名下的产业足够他挥霍到下辈子。妲己不屑地拒绝了，她说她不在乎这几个臭钱。今晚，苏妲己的兴致很好，殷郊从公司回家后发现她甚至开了一瓶香槟。

殷郊猜测苏妲己的酒量很差，因为面前的女人提着酒瓶正摇摇晃晃地走来。苏妲己举着酒瓶，摆出敬酒的姿势，大着舌头说：“谢谢你，给了她自由。”

——给了她自由，殷郊只做了将母亲葬回东鲁这一件事情。脑子彻底乱掉了，苏妲己总是用简单一句话摧毁他的所有判断与思考。他握住苏妲己的肩膀，神情焦急：“苏妲己，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我什么也不会说，”苏妲己将手指放在唇上，比出一个噤的动作，娇笑着说，“小傻子，一切都得靠你自己去发掘啊。”她的眼神里带着无限的怀念，冰冷的手指轻轻划过殷郊的眼眶。

苏妲己毫无预兆地往后仰下去，墨色的长发散开，像一个黑洞在吞噬绝美的容颜。殷郊赶在头骨撞在地板发出声响之前接住清瘦的女人，顺势坐在地板上，让她倚着自己的大腿休息。完全没意识到他和父亲的遗孀在此刻的动作下有多么暧昧，殷郊无法想象自己进入殷寿曾与母亲居住过的、又和妲己使用过的房间。抗拒送她回房，只好留在客厅。他望向落地窗外发呆，仿佛身处一个难以挣脱的梦境：窗户和门距离他越来越远，肉体束缚在房间内，灵魂却漂浮在飘渺的云层中，他居高临下看着殷宅，建筑群蒙上了一层滋生罪恶的黑色阴影。暗处中一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谜团。

他好像轻盈地漂走了，又被一股强大的拉力拽回现实。殷郊努力睁开眼睛，姬发躺在他的身侧，后者用手肘撑着脸颊，甜蜜地欣赏殷郊的睡颜。

可惜殷郊现在没什么心情和姬发谈情说爱，眼神频频躲闪。姬发看出了他的心不在焉，平静地宣布苏妲己回冀州了。殷郊背过身，假装困倦嘟囔了一句：“不关心，我还想睡。”

姬发装作看不出拙劣的演技，捏捏殷郊的后颈，在他耳边轻声说：“那就多睡一会吧。”

他感觉自己正在被诅咒，血液在流动中污染，骨肉在平静中腐朽。殷寿死前对姬发说，等

姬发坐上他的位置，就会理解他、成为他。但是没关系，姬发心想，至少殷郊已经是他的了。当苏妲己这把有毒的匕首转为对准他时，他不会心软。

察觉到姬发离开，殷郊舔了下牙齿，他猛地拉开窗帘，对着明亮的阳光眯了眯眼睛，随后大摇大摆地走出卧室，穿过铺着墨绿色地毯的楼梯，向正在厨房里做饭的保姆命令道：“给我用下你的手机。”

她在殷家工作十几年了，考虑到她熟知殷郊的口味喜好，姬发没有把她换掉，只是淡淡威胁了几句。她从来不会惧怕眼前的少爷，对于殷郊的生存环境也有着自己的理解，她叹了口气，在围裙里的口袋拿出手机，递给殷郊。

眼神对上的瞬间，殷郊的内心陡然生出一阵难过，曾经是眼前的女人在他吞安眠药自杀时喊来救护车。他轻轻说：“我不会让姬发把你怎么样的。”

殷郊打电话给姜文焕，他只记住了父母与姬发、姜文焕的手机号。手机听筒快要响起暂时无法接听的时候，一声低沉的哪位终于传到了殷郊的耳朵里。他如蒙大赦，欣喜地说：“是我，殷郊。”

姜文焕沉默了，他问殷郊哪来的手机。

“这个好像与你无关吧。”殷郊冷冷道。

他竟然对姬发的行为了如指掌，失控的事态让殷郊的心底突然生出一阵烦闷与恐慌。殷寿断绝他与外界联系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个表哥可以帮他传递消息，而他曾经唯一的指望、也真的在囚禁中解救他的姬发变成了他的狱卒，甚至收买了姜文焕。

姜文焕苦笑道：“那你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殷郊沉默不语，曾经不考虑争权夺利的后果之一就是他的手底下没有一支如臂指使的兵，遇到事情只能向姬发或者姜文焕求助。苏妲己的言论让他很难依旧信赖姬发，姬发快速将苏妲己送走的行为更是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感觉到浑身疲惫，四肢无力，只好反问：“你说呢？”

“我想说，我很欣慰，你第一时间想到的人是我，”姜文焕和煦地说，宛如春风拂过殷郊的脸庞，“我能猜到你拨通电话的理由，我没法帮你，但我可以把真相送到你的身边。”

“怎么送？”殷郊焦急地追问道。

“下午两点，”姜文焕说，“崇应彪会去找你。”

他参与了姬发做掉殷寿的筹划，姬发要为兄长报仇，他要为父亲和姑母报仇。殷寿以为他在正月回家是赶回东鲁争权夺利，其实是为了远离他的监视，收集他的犯罪证据。这是他和姬发的合作，他没法背叛姬发，但并不意味着他愿意看到殷郊成为一个被姬发蒙蔽、圈养的金丝雀。殷郊有权利知晓事情的真相。

崇应彪如约而至。他穿着夹克，踩着短筒皮靴，风霜与鲜血将他磨砺出更加成熟与锐利的气质。姜文焕给他搞来了门禁，他开着越野长驱直入。崇应彪不在乎自己成为了姜文焕与姬发在对待殷郊方式上争吵的工具，他来只为了带走殷郊。太熟悉了，崇应彪几乎可以完整复述出两个人的计划：姜文焕打算温吞的将真相和盘托出，让殷郊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姬发在涉及殷郊的问题上惯性发疯，这一点即使崇应彪被发配在俄罗斯也略有所闻，姬发打算将殷郊藏在世界的目光以外，只看着他一个人。

他妈的，命运怎么会那么好说话，放任他们两个操纵殷郊的意志。崇应彪冷笑一声，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拿起自己的公文包，让一切都完蛋得更彻底吧。姜文焕完全低估了他的狼子野心，他要加速殷郊的毁灭，两个计划同时进行，想像着殷郊的崩溃与绝望，崇应彪忍不



住哼起歌来，殷郊会发现爱人与表哥的龌龊与欺瞒，只有他这个昔日的强奸犯才能拯救他——崇应彪定义下的拯救。

崇应彪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老宅，他曾经在这里谄媚讨好，也受尽屈辱，更亲眼目睹了太子爷在父亲怀里像个婊子一样婉转承欢。现在轮到他了。

他志得意满地坐在沙发上，在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殷郊。殷郊穿着黑色的丝绸睡衣，最顶端的几粒扣子没有系，他低头查阅文件的时候可以从敞开的领口里看见锁骨与绯色的吻痕。崇应彪沉迷于判断殷郊是在勾引他，还是对他不设防，不管哪一种可能，都让崇应彪在心底偷偷放烟花。

“原来苏姐己和我母亲认识。”阅读完文件，殷郊平静地说道。苏姐己太漂亮，在朝歌学院读书时被迫卷进一场导师性侵学生的桃色新闻，姜夫人帮她避免成为无辜的背锅者，并替她在校外租了房子。

“那我母亲死后，她是怎么成为殷寿的情人的？”

崇应彪挑了挑眉，在涉及苏姐己的问题上，殷郊绝口不提他和殷寿的父子关系。不免觉得有些可笑，和父亲上床的时候怎么不顾及妈妈的心情了呢？崇应彪压下内心的嘲讽，认真解释道：“那你得去问姬发了，他和苏姐己暗中的筹谋让殷寿相信苏姐己更想要地位来避免陷害，而不是依靠你母亲的善良与温情。”

殷郊点点头，崇应彪又扔下一颗炸弹：“如果没有苏姐己，殷寿可能活得更久。她偷偷把维生素换成了国外来的一种慢性药，这种药品的副作用是心衰。”

他把药品的照片与说明书递给殷郊。殷郊冷漠地浏览，轻笑一声：“你了解的倒是清楚。”

崇应彪轻松地说：“因为这药是我走私给他们的，作为回报，姬发帮我杀了崇侯虎。”弑父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快事，有过悲伤与不忍，但更多的是报复的快感，“还是要感谢姬发，他干脆利落地解决了殷寿，我才有机会从俄罗斯回来继承北崇。”

反正殷郊迟早会知道他的这一面，崇应彪不屑像姬发那样隐瞒，只要是他给的，殷郊都应该照单全收。殷郊闭着眼睛，五官仿佛失了颜色，崇应彪不愿看见殷郊这个样子，于是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调出新闻页面，递给殷郊：“是姜文焕联系的我，我猜你没有手机吧，喏，看看吧。”

他满意地看着殷郊的表情染上惊慌、愤怒与恐惧，伴随着殷郊的崩溃，他的大脑里绽放了一朵火红色的蘑菇云，壮丽又绚烂。

崇应彪单膝蹲在殷郊身边，新闻头条上全是殷寿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消息，殷郊去年的那场自杀也被拿出来供人们口诛笔伐。他再次耐心地解释：“姬发的哥哥是被殷寿害死的，当时集团开展了一项有关农业的合作，姬考是农学的高材生，也是殷寿高薪聘请的顾问，他指出殷寿主导研发的产品只能破坏耕地。当时殷启还没死，两人之间的竞争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殷寿承担不起项目失败的后果，于是将姬考扔在了河里，伪造出酒醉失足的现场。”

“姜夫人去世的证据是姜文焕帮他搜集的，苏全孝的证据我交给了姜文焕，姜文焕也给了姬发。对了，殷寿杀了苏全孝是为了断掉苏姐己的后路，让苏姐己只能依赖他。”崇应彪继续说，“姜文焕回家奔丧、姬发提前回国，都是为了合谋对付殷寿。”

时间滴滴答答，崇应彪欣赏着殷郊的表情，啃噬殷郊的脆弱与痛苦居然是全天下最快意的事情，只是心底居然还有淡淡的惆怅。他恳切地说：“是姬发主导了这一切，你还要继续和你的杀父仇人生活在一起吗？”

殷郊的脸上写满了慌乱无措，他求助般地握住崇应彪的手，呜咽着说：“我问过你，表哥告诉我苏全孝死了的时候，我问过你有没有难过。”



“我知道，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情分，”崇应彪柔情蜜意地看着殷郊，“我带你回北崇，天高地远，姬发追不过去的。”

## Chapter End Notes

还没有写完彪郊，殷郊说他问过彪子有没有难过，其实是想说，我都不在乎你强奸过我，还关心你，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能耐带我走。  
然后彪子真的上钩了，虽然他也不怀好意。  
再次声明一切谋略都是我胡编的，比如姬考，比如苏妲己的慢性药，逻辑死了。

# 白桦林

## Chapter Notes

彪郊口交+指奸提及。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notes](#)

殷郊跟着崇应彪上了他的越野车，他亲自驾驶，说这样更安全，姬发很难发现踪迹。他们不分昼夜地行驶，休息时间由崇应彪说了算。一路上行程只有他和崇应彪两个人，崇应彪说他单打独斗才有了今天，不信任任何人。殷郊蜷缩在车厢后座，一件火红的狐皮盖在身上，衬出蜜色的皮肤更加诱人。崇应彪盯着后视镜，缓缓停下车。

崇应彪从后备箱里拿出保温壶和压缩饼干，刚才在加油站补充的物资。他拧开壶盖，倒满热水，已经接近北地了，冷气给杯子里的热水快速降温，等到水温合适入口的时候，崇应彪拉开后座车门，把热水递给殷郊。殷郊坐起来，狐皮滑落，露出光裸的肩颈。他用双手捧着杯子，小口小口地喝水。崇应彪灼热的眼神落在身上，像是在看猎物。殷郊抬眼，仰视着崇应彪，“你一直开着车门，我冷。”

“看你喝水和喂猫似的。”崇应彪嗤笑一声，倾身将副驾驶放平，腾出后车厢更大的空间，跳上车，从口袋里掏出压缩饼干，撕开包装袋，递给殷郊。

殷郊吃够了压缩饼干，看见就感觉喉咙里有火在烧，他宁肯给崇应彪口交作为讨好。想也没想，火红的狐皮虚虚地拢在身上，露出大片光裸的身躯——上次崇应彪操他的时候太用力，弄脏了殷郊穿来的衣服。为了轻便上阵，殷郊就带了一身衣服，又有洁癖，脏衣服只能丢掉，改成披着狐皮保暖。

先前崇应彪腾出来的空间正好容纳殷郊，他跪在崇应彪腿间，灵活地解开皮带，扯下裤子，粗长的阴茎几乎拍在他的脸上。崇应彪分明早就勃起了，只等着殷郊主动来舔，殷郊气鼓鼓地睁圆眼睛，对崇应彪怒目而视。

“见了你躺在狐皮里那副娇气样，”崇应彪用手指抚摸殷郊的嘴唇，又点点自己的性器，“它就想要，你跟它说理去，别和我恼啊。”

殷郊用力撸动了两下，崇应彪眯起眼，越看殷郊越像一只猫，比如小时候崇应鸾怀里的那只名贵的波斯猫，养尊处优、娇生惯养，长时间不见人就喵喵叫着撒娇，家猫已经被驯化，生气了跟你亮爪子挠几下也不疼，只留下色情的红印——估计他现在背上还有做得狠了殷郊挠的红痕。

他的手小，要用两只手捧着鸡巴舔，慢条斯理的，软软的舌尖舔湿龟头，接着含进去，缓缓往里吃，舌面压低，放松喉咙的软肉，最后自虐般给男人深喉，龟头舐他的喉咙，红唇被腺液染成红艳艳的，脸颊也撑出鸡巴的形状。殷郊吃了一会，吐出性器，唇齿拉出暧昧的银丝，他苦着脸抱怨：“一路上一直吃饼干，喉咙好干，不想舔了。”

“好，那就用你的胸给我夹出来。”崇应彪爽快地答应道，往下扯了扯狐皮，露出那双柔软的奶子。

殷郊捧着自己的奶子，挤出一条沟，正好容纳性器。他的奶子柔嫩，鸡巴上又有口水和腺液，揉弄了没几下就从胸沟里掉出来，殷郊身上也出了一层薄薄的细汗。他求助地望着崇应彪，崇应彪使用手扶着性器，用龟头去舐殷郊的乳尖，马眼对着奶孔顶弄。殷郊忍不住

在车厢里放荡的呻吟，崇应彪禽完了左边禽右边，殷郊的两枚乳粒硬挺像樱桃，阴茎翘起，淫水淅淅沥沥流了一地。

“啧，这样也能有反应？”崇应彪拍了拍殷郊的脸，“看你这一副骚样，早就被姬发给禽熟了吧。”

听到姬发的名字，殷郊脸上的红色慢慢褪去了，他指望崇应彪带他离开姬发。姬发令他伤心，新墨西哥州的对话如同电影画面在脑海中回放，怪不得姬发一遍又一遍重复自己一定会回来，原来是为了规避不会骗他这个诺言。眼泪在眼窝里摇摇欲坠，崇应彪见不得他为其其他男人掉眼泪，挑起他的下巴，捏着下颌，将鸡巴塞在了殷郊的嘴里。

“不许咬，敢咬就把你从车上扔下去。”崇应彪威胁道。他抚着殷郊的后脑，性器在柔软紧致的喉咙里进进出出，殷郊臣服委屈的姿态让他感觉更爽，抽插几十下后粗暴地射在了殷郊的嘴里。

连人带狐皮一起搂在怀里，崇应彪用左臂环着殷郊，左手手指模仿性器在殷郊嘴里进出，涎水在抽动间从嘴角沿着下巴流出，右手在腿心摸到湿漉漉的湿意。崇应彪骂他骚货，提起来姬发眼泪汪汪的，结果还是给别的男人舔舔鸡吧就湿成这样。

崇应彪用手禽殷郊的雌穴，三根手指在穴道里快速抽插，拇指揉弄阴蒂，殷郊没一会就潮吹了，他含含糊糊地惦记包着身子的狐皮。崇应彪说，回到北地想要多少狐皮都可以给他打。

殷郊困倦极了，崇应彪重新把他放在后座上，让他躺好，说，“再往前几十公里有一处白桦林，我们走林边的公路，过了树林就是北崇的边界，姬发再也追不上我们了。”

再次睁开眼时，车子已经到达崇应彪描述的那片白桦林。殷郊新奇地趴在车窗往外看，树木笔直，树影婆娑，白桦一如北崇给他的印象，坚韧挺拔。崇应彪从后视镜里看着殷郊在他面前难得显露出的天真模样，嘴角噙着一抹笑意，“今后要是喜欢，常带你来桦林玩。北地的冬天有着极大的雪，我派人给你做最大的冰雕。”

三言两语勾得殷郊跃跃欲试，原本蛊惑崇应彪带他回北崇只是无奈之举，现在居然真的生出了几分期待。殷郊接着跪坐在车椅上往外看，突然指着车窗外大声喊道：“崇应彪，你看，那边有黑色的车包过来。”视线转向后车窗，一辆同样是黑色的越野车紧紧跟着他们，姬发亲自驾驶。隔着两层玻璃，殷郊也能感受到姬发身上的勃然怒火。

崇应彪猛地右转，殷郊维持不住跪坐的姿势，跌落在后车厢。他飞快地爬起来，脑袋探到驾驶座，四周有七八辆车朝他们袭来。崇应彪一边将越野开出了赛车的架势，一边分出神安慰殷郊：“别怕，开出桦林就有人接应我们了。”

眼看姬发带来的人就要形成一个包围圈，殷郊摇摇头，“你放我下去吧，我们逃脱不了的。”

崇应彪猛踩一脚油门，甩开姬发一大截，他恶狠狠地说：“走到今天我差点丢了命，绝对不可能轻易认输。我一定会把你带走。”

殷郊不由自主扭过身子，看着黑车里姬发模糊的面容。他不要命地追过来，车头狠狠顶在崇应彪的车尾，金属相撞，炸出火花。崇应彪骂了句姬发狗娘养的，匆忙打转方向盘，摆脱姬发的追逐。

殷郊深呼吸了一下，冷冷喝道：“够了，崇应彪。是我看错你了，我以为你能赢过姬发，才勾引你带我逃走的。没想到你这么没用，你对姬发的计划那么熟悉，你也参与扳倒殷寿的计划了吧？”

崇应彪非常冷静，他勾起嘴角，轻蔑一笑，“激将法？故意贬低我让我把你丢下？”

“你少自作多情，我说的都是实话。”殷郊瓮声瓮气地说。崇应彪轻快地笑起来——趁着他专心开车，殷郊搂紧身上的狐皮，倏地推开车门，在高速行驶的车上跳了下去。

车速很快，殷郊跌落的时候甚至在地上翻滚了几下。狐皮很软很厚，没有预想中的疼痛，殷郊的脸上火辣辣的，膝盖处传来隐隐约约的肿痛。

眼看火红的身影在前方的车门落下，姬发猛踩刹车，降低车速，车头因为车轮打转撞在路边的树上，驾驶者承受了极大的冲击。顾不得那么多了，姬发狠咬舌尖，疼痛让他从晕眩中清醒，大力踹开车门，踉跄地跑向路边的殷郊。视若珍宝的爱人满身红痕、赤身裸体躺在一张狐皮里，皎洁的脸上更是被石子马路磨出血痕。

姬发目眦欲裂，将人打横抱起，凶狠的眼神轻蔑地落在下车回来找殷郊的崇应彪身上。姬发摸向腰间的手枪。

冰冷的手搭在姬发的手腕上，制止他掏枪的动作，殷郊说：“你放了他，我就跟你走。”

姬发趁势握住殷郊的手，极为心痛地看着他，“你在替崇应彪求情，拿你自己来换？”

殷郊闭上眼睛，不肯说话。

姬发冷哼一声，抽出右手，在口袋里掏出手枪，不管不顾朝着崇应彪方向的地面射击。崇应彪敏捷地在地上翻滚，躲到石头后面，殷郊只看见了地上的斑斑血迹。

“你杀了他？”殷郊哑声问道。

“只是让他受点伤，没办法来追你。”姬发冷冷道。吕公望开着一辆七座的黑车驶来，姬发把殷郊抱到车上，嫌弃地丢掉那张狐皮，为殷郊披上自己的衣服。“不管你是否将我视为杀父仇人，我把你从殷寿身边带走，你的命就是我的了。你拿自己来和我讨价还价，没用。”

姬发怒极，他可以原谅殷郊选择让崇应彪带他走，但是殷郊居然肯为崇应彪折腾出这一身的伤。他痛惜地抚摸殷郊的脸庞，压抑着怒火，“殷郊，你为了崇应彪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

殷郊别过脸，不肯再看姬发，嘲讽道：“那你为我做这一切，骗我至此，又到底值不值得？”

攥紧的拳头又松开了，姬发不欲与他发火，只好含恨道：“你继续在殷寿的控制下做个傀儡就好了？”

听见这话，殷郊腾地从姬发怀里坐起来，头撞在车顶，身上的衣服滑落，敞开胸口，原本指责姬发的话语在这种情况下也说不出来了。

姬发喉结滚动，替殷郊紧紧衣领，摁着他的头，让他重新躺在自己怀里，像从前缓解殷郊的头痛时为他按摩头皮。难得的温情，殷郊感觉自己要流泪了，他不想让姬发看见自己脆弱的一面，只好扭动身子，脸埋在姬发的小腹处。

很多时候，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 Chapter End Notes

从来没有上路驾驶经验，姬发崇应彪开车那段我编的。



## 醉鬼

新的房子里有一整面墙都是大理石砌成的壁炉，不分昼夜燃烧，一如他在新墨西哥州农场时居住的那座，只是木柴噼里啪啦燃烧的声音再也无法令殷郊感受到温暖与心安了。他曾经向姬发要一个带壁炉的房间，姬发给了两次。现在他终于明白，他渴望的不是壁炉中木头燃烧产生的火焰，而是姬发点燃他的心火，驱散一切寒冷与黑暗。

殷郊产生了自己是童话里的长发公主的奇怪感觉，但是这次他得自己救自己。他披着一件晨衣，在卧室的阳台眺望花园。姬发将他童年时的花园原样复刻在了这个家里，第一次得知灌木丛的故事后便拜托姜文焕要来了母亲那间乡村别墅的设计图纸，预备将童年的天真烂漫还给他。殷郊望着花园尽头的那处灌木丛，园子里种满了桔红色的、粉色的、黄色的不知名野花——他沉浸在姬发给他的蓬勃爱意里，可他无法回应。

前几天晚上姬发喝醉了，他极少见到姬发这样。姬发埋在殷郊的怀里说愿意满足他的所有要求，只要他别走。殷郊难为姬发，说要看蓝色的花。酒醒后的姬发付出大笔金钱从高原空运来蓝色的鲜花，漂亮娇贵的蓝色鲜花适应不了朝歌的气候，只绽放两天就凋谢。现在花匠正在处理枯萎的花枝，花开花落，殷郊却看见了自己的命运。

夜间姬发回来的时候，殷郊正在晃酒杯里的冰块。面对空酒瓶，姬发一阵后怕，他想，幸运的是殷郊没有在殷寿的诱导下染上毒瘾，酒精和药物滥用他都可以帮殷郊戒掉，但如果殷郊用祈求的、小狗般的眼神让姬发给他注射可卡因，原则上绝无可能，情感上姬发很难说不，反正他供得起。

姬发走到殷郊身侧，殷郊趴在桌子上，酒具在吊灯的照射下闪烁着静谧的光芒。姬发轻而易举在醉鬼面前拿走他的空酒瓶，正当准备拿起酒杯时，殷郊抬头了。殷郊的眼睛是红色的，像是哭过，不用摸自己的胸膛，姬发也知道这会自己的心跳快着呢。殷郊扯住姬发垂下来的领带，姬发不得不倾身看他，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压缩到只剩几厘米，姬发几乎要吻他了，殷郊皱皱眉：“你真滑稽。”

“什么？”姬发没听清。

“你真滑稽，”殷郊不情愿地说，“领带晃来晃去的，你以前不会穿成这样。”

姬发是从公司赶回来的，工作需要一身挺括的黑色西装和一条领带。从前陪着殷郊上学和疗伤，大多数时间穿着柔软的棉质短袖和卫衣，殷郊很少见他西装革履，不免感到奇怪。

迟迟没有等到姬发说话，殷郊直接上手解了姬发的领带，那条布料无论如何都碍了他的眼。姬发配合地脱掉西装外套，白色衬衫包裹着紧绷的胸肌与臂膀。殷郊的脸颊蹭过姬发的胸肌，姬发抚摸殷郊后脑的发梢，他便顺从地靠在姬发怀里。

好乖，是不是喝醉了才会这样乖。殷郊的醉醺醺一定传染给他了，姬发也有点醉，但不如殷郊这样彻底。姬发带点哀怨地示弱，问殷郊有没有想他。

殷郊挣脱姬发的怀抱，仰脸看他，眼睛水光潋潋，“有点，怎么夜深了才回来陪我？”

酒气呼在姬发的脸上，殷郊一定是醉了，醉得很彻底。相仿的家具陈列让他以为还在美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因此随意表达对姬发的依赖与想念。他知道他恨他，崇应彪告诉殷郊事情的真相，实际上也是给姬发带来了解脱。

姬发极为心痛地注视着殷郊，带着薄茧的指尖抚摸殷郊的脸。第一次也是这样，殷郊喝多了要给他口交，他扑过来的时候，姬发没有反抗——不是不能，而是不想。真想永远都这样占有他，姬发色情地玩弄殷郊的嘴唇，后者微张开嘴，吐出一点舌尖，敏捷地舔舐姬发的手指，只轻轻舔了一下，留下湿漉漉的睡意，立刻又闭紧嘴巴。

姬发眯了眯眼睛，手指插进殷郊的嘴里，像插他的穴那样搅弄。兜不住的涎水在嘴角滑落，殷郊的眼角眉梢都是痴态。这具身体很轻易地就被勾起情欲，姬发总算大发慈悲放过殷郊的舌头时，殷郊急切地缠在姬发的怀里，用自己柔软的、泛着湿意的下体去摩擦姬发的，硬邦邦的西服布料隔着轻薄的睡衣擦过敏感的阴唇，殷郊天真地睁大眼睛：“姬发，你都硬成这样了，怎么还不操进来？”

“你还知道我是姬发啊？”姬发的语气硬邦邦的，带着显而易见的怒火。

殷郊懵懂地看向姬发那张愠怒的脸，实在搞不明白姬发的怒火是从哪儿来的。

姬发拧了拧眉心，小心眼和占有欲发作得厉害。他叹了口气，抱起殷郊，穿过长毛地毯，走向卧室，躺在床上，命令道：“来，骑我的脸。”

殷郊小心翼翼地跪在床上，结实有力的大腿分开在姬发的两侧，背对着姬发。即使喝醉了，也记得自己的块头和体重。他难为情地咬唇：“我不会把你坐坏了吧。”

姬发轻笑，鼻尖喷出的热气打在湿乎乎的肉花上，“殷郊，你也太小看我了。”

温热有力的手掌钳在殷郊的身上，高挺的鼻尖擦过阴蒂，姬发用舌头去将本就有点泛滥的阴唇舔得更湿更软，又模仿性器戳刺阴道，他可以舔到那个浅浅的敏感点，每次舔湿的同时鼻梁都戳到阴蒂。阴蒂很快凸起，淫液淅淅沥沥流下来，殷郊感觉自己最敏感的地方被姬发用湿热的口腔和灵活的舌头挑逗，随着姬发整个含住肉花，又轻轻咬了下阴蒂，他撅着屁股潮吹了。

姬发的笑声从阴道传到耳朵里，殷郊知道他在嘲笑自己不争气。醉酒的阴茎硬不起来，雌穴高潮了但是前端还难受着，殷郊难受地扭腰，姬发知他所想，再次用舌头禽穴的同时，环住他的腰肢，套弄前面的性器。

殷郊吃不住双重夹击的快感，撅着屁股趴在姬发身上，往前凑姬发的阴茎，又被姬发提着腰拽回来。殷郊埋怨地说：“你拽我干嘛，我给你舔舔。”

姬发想问殷郊真的喝醉了吗，怎么一点都没有大舌头。身上这人沉迷于在酒精带来的晕眩中寻找快感，姬发始终摸不清殷郊真正的醉酒是什么状态，他想，只要殷郊此刻记得禽他的男人是姬发就够了，因此，姬发说：“怕你跑了。”

殷郊咯咯笑着：“我在你怀里怎么会跑呢？”

——恐怕是真的醉了，不记得他是被自己捉回来的小可怜。姬发又叹了口气，泄愤地咬了口娇嫩的阴唇，叫他再和崇应彪那个混蛋乱跑。殷郊还是不知道姬发的这股邪火从哪儿来的，哀哀叫着呻吟，腰腹撑不住快感，趴在姬发身上，解开他的皮带舔他的性器，以为这样姬发就没了力气折腾他。

殷郊认真地舔舐敏感的龟头，间或深喉，吞下整根粗长的阴茎。起初姬发随着殷郊口交的频率戳刺阴道，后来实在受不了对方慢条斯理的动作，边用舌头禽他的女穴，边挺腰禽他的喉咙。殷郊恍惚中生出了一道全身上下都被姬发占有的感觉，上下两张嘴都变成了姬发的性容器。喉咙被鸡巴堵着，殷郊在呜咽中潮吹，他感觉自己要被姬发禽成他的形状了。两个人的高潮并不同频，淫液流了姬发满脸后他才射在了殷郊的嘴里。两具年轻的身体交错相叠，姬发仿佛在天花板上看到了衍生万物的阴阳图，几何形状的花朵在血液中盛开，他仿佛回到了宇宙爆炸的起点，与殷郊已经纠缠千千万万年。

感觉不到任何疲惫，姬发挺腰起身，居高临下抱着殷郊的腰再次躺在床上。他舔掉殷郊脸上的每一滴泪珠，与殷郊亲吻时在他的口腔里吃到了自己的味道，性快感从嘴里流到胃里，又顺着细胞蔓延全身，是他占有着殷郊这个事实让姬发再次勃起。姬发低头啃咬殷郊的奶尖，泪水混着涎水将乳粒舔成挺立的小樱桃，他捞起殷郊的一条腿，再次狠狠禽了进

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成为负数。

姬发用手梳理殷郊汗湿的卷发，只有这种时候了，姬发悲哀地想到，只有这种时候殷郊才会忘记二人只间的血海深仇，安心躲在他的庇护之下。



## 图谋

混沌带来的缱绻时光更像是个意外，因为姬发再次回家时，清醒的殷郊给了他一个面无表情的微笑。机械的肌肉上扬，眼睛里没有任何温度，姬发情愿殷郊骂他，一个拳头利索地打在他的脸上，这样的殷郊好像又变成了他从殷寿眼皮子底下带走的殷郊，和一具尸体没什么差别。

“郊郊，我回来了。”姬发佯装自然，仿佛殷郊的冷漠没有刺痛他似的。他提前换好了白色的棉布短袖，是殷郊喜欢的那件，他撞见过殷郊用这件短袖蒙在脸上自慰。

殷郊正坐在花园里喂鱼，他麻木地进行撕扯的动作，不在乎鱼到底需不需要，姬发就是这样对他的。手里的两张面包用完了，姬发体贴地拿起盘子里的，递给殷郊。殷郊好像没看见一样，淡漠地说：“不想喂了。”

姬发无所谓地说：“那我们回房间吧，该吃晚饭了，要不要喝点酒？”

黄昏像一块剔透的水晶，笼罩着殷郊的悲伤。殷郊以独属于自己的频率起身，转头向房间走去，声音飘散在空气里，但姬发还是清晰地听见了。他说：“难道你还指望我喝醉了再对你投怀送抱？”

餐桌上的粉色蜡烛点燃了，姬发给殷郊订了冰淇淋。有一根从中间切开的香蕉摆在盘子里，中间点缀着草莓味的、香草味的冰淇淋球，上面浇着一层巧克力酱和奶油，点缀着五彩缤纷的糖珠。

“尝尝。”姬发拿起勺子，递给殷郊。

没理由拒绝美食，殷郊小口小口吃着冰淇淋，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下了动作。姬发正在桌子底下用鞋尖蹭他的小腿，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阵呕吐感上涌，殷郊猛地扔掉勺子，金属制品落在餐桌上引起清脆的响声。姬发仍然笑着，令他回想起殷寿曾经用皮鞋踩他的阴茎，禽他的逼。

恐惧感源源不断的翻涌，殷郊闭上眼睛，再次睁开，发现姬发正搭着他的肩，关切地看着他。殷郊确认了姬发脚上穿的不是皮鞋，而是他挑选的小熊维尼的塑料拖鞋才安心，随后悲哀地意识到他的精神已经恍惚了，他投入姬发的怀抱，姬发强有力的臂膀给予他无限的安全感。多么讽刺，谋杀自己亲生父亲的人才可以消解生父带来的惶恐不安。

姬发再次轻柔地按摩殷郊的头皮，殷郊维持埋在姬发怀里的动作，他感觉这样的场景出现过，那时他也是这样精神恍惚、躁动不安。

殷郊深吸一口气，“姬发，我们得谈谈。”

姬发说好，问他想谈什么。

殷郊的语气切换成哀求撒娇的状态，“我们去床上吧，好吗，我好冷。”

已经接近六月了，这个时候还怕冷，姬发哑然失笑，他说：“确定吗？去床上还能谈谈？”

有些孩子气的嘟囔，殷郊爱娇地说：“你不愿意就算了，也别抱着我了。”

姬发的笑声从胸腔传到殷郊的耳朵里，殷郊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姬发正在因为他表露出脆弱带来的依赖而心情愉悦。

姬发躺在床上，倚着床头，殷郊坐在他的腰际，湿润的雌穴缓缓吞下阴茎，坐到底的时候

两人不约而同发出一声喟叹。

殷郊眯着眼睛，牵着姬发的手抚摸自己的小腹，“你顶到这儿了，姬发，”他停顿了一下，“我的意思是你顶到宫口了。”

“很痛，但是很爽，我喜欢这种感觉。”殷郊低头虔诚地亲吻姬发的嘴角，“我知道你不喜欢这话，但是我已经被殷寿塑造成这个样子了。”

姬发眼神幽深，轻轻顶腰，龟头缓慢地顶撞下沉的宫口。淫液不受控制地顺着引力在抽插的过程中淌在两个人的交合处，殷郊满脸痴态，仍然坚持和姬发谈谈这个初衷。

“之前在农场的时候，我一直在回想我和殷寿之间的关系。我想，他是爱我的，我也是爱他的，只是我们用错了方式。”殷郊轻轻说。

如果将殷寿与他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一切就会好懂很多，他错误地仰慕着根本不爱他的父亲，任由殷寿塑造他的人格。殷郊坚持认为他是爱他的，冷眼旁观的人们无法感同身受，他们因为血海深仇聚在一起合力谋杀殷寿，没有人像殷郊一样。

他是心甘情愿的。殷郊撑在姬发的小腹上，再次吞吐起身下的性器，额头上滚烫的汗珠落在姬发的脸上，殷郊快要哭了，他说，“我是有机会去爱他的，如果我敢于和他抗争，他就不会想要操纵我，他也不会杀了你兄长，姬发，我对你不起……”

“够了，别再说了，”姬发冷冷喝道，眼睛里的情欲彻底退散，他捏着殷郊的腰抽了出去，胸膛的起伏显示着他的愤怒，“你为什么非要再这种时候说这种话？为什么要提起殷寿？”

“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我流着他的血，”殷郊抹掉眼下的泪水，强硬地说，“我知道，殷寿他该死，他害死我母亲，我也想要杀了他——”

姬发的表情缓和了，殷郊继续说：“我没有因为殷寿的事情怪罪你，相反的，我很愧疚，我身上沾着殷寿的血，他杀了你哥哥，姬发，我没办法面对你。”

“这不怪你。”姬发温和地说，他重新将殷郊搂在怀里，胯间的硬挺磨着殷郊的大腿，快感让他分心，或许殷郊正是为了分他的心才选择这种时刻来和他谈谈，在争论中殷郊总是处于下风。姬发嘴角边噙着一抹往昔带来的笑意，殷郊打断了他的长篇大论。

“我知道你会这样说，可我想不通，而且还有其他原因，”殷郊的声音压得很低，“这个原因和你哥哥比起来那么微不足道，可是，姬发，我曾经那么信赖你，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嗯？”姬发周身的气场沉寂下来，硬挺的东西还在磨着殷郊的腿根，殷郊又开始流水了，他抗拒地推着姬发的胸膛，看起来更像是欲拒还迎。

“灌木丛的遗址、壁炉的搭建，你早就开始筹谋这座房子了，你把我留在农场又拿走我的手机，分明是为了把我排除在你的计划之内。姬发，我一直对你很坦诚，可你什么都不告诉我，而且你关着我，一切都是崇应彪告诉我的。姬发，我们没办法再生活在一起了，我做不到面对你。”

“姬发，我们分开吧。”殷郊哽咽着说。

“所以呢，你现在开始信任崇应彪了？”

姬发怒极反笑，他钳制住殷郊的手腕，将殷郊压在身下，禽进去的同时啃咬殷郊的喉结。

“我说了，我把你从殷寿的身边抢走，你的命就是我的了，”姬发重重禽进宫口，“没有分开这一回事，你只能留在我身边。”

最后，姬发居高临下看着殷郊，嘴角挂着一抹不屑的笑意：“你知道为什么吕公望从不说话吗？”

殷郊的眼睛弥漫着水意，因为情欲，也因为悲伤。他不说话，也不动作，只是那样看着姬发。

姬发自顾自地说下去，轻快的语气竟渲染出阴森的气氛，“是因为崇应彪。我和他打赌，输的人要吞下滚烫的烙铁——”他故意停顿，果然殷郊投来关切的视线，“我输了，崇应彪一直奚落我，吕公望血性重，替我吞了烙铁，喉咙都烧坏了。”

看见小猫困在树上都要去救的人，怎么会不心疼吕公望呢。殷郊神情低落，姬发挑起他的下巴，“我一直很信任吕公望，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兄弟。郊郊，知道他的故事以后，你还当崇应彪是好人吗？”

# 手铐

## Chapter Notes

轻微angry sex和dirty talk

当姬发得知殷郊在灌木丛处的后墙试图逃跑后，一向情绪稳定的他摔碎了水杯，玻璃制品在落到实处的时候炸成碎片，飞溅的过程像盛开的烟花。精心移植的灌木丛是姬发最真挚朴素的愿望，他要殷郊继续做儿时成为海盗的梦，弥补殷寿夺走的童年。因此吩咐吕公望，殷郊在后花园赏玩的时候不要过多打扰他。结果他居然趁着这个空当试图逃走。

姜文焕坐在姬发的对面，正和他讨论事情。身为东鲁分区的负责人是不用回朝歌的，他留下纯粹是因为担心殷郊。他不动声色打量着面前的姬发，鲜血与谋算为姬发点缀上一层不可直视的锐利锋芒，他选择和姬发合作并居于下首正是看准了姬发具有的领导能力，但姬发身上若有若无的阴鸷让他担心。一定是因为殷郊的不配合。姜文焕在心底担忧极了，表面上云淡风轻，“怎么，出什么事了？”

试探的眼神扫过来，姜文焕摆出询问的表情。姬发勉强笑了笑，“你是他表哥，没什么好瞒着你的。他刚才在花园里瞎闹，受了点小伤。”

“晚上过去看看他吗？”姬发问。

姜文焕拒绝了，探望殷郊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他整理好桌面上的文件，调笑道：“殷郊擦破点皮你就急成这样，真把他当公主了？”

姬发正色道：“我可以给他一座宫殿。”

姜文焕举起双手，手心朝向姬发，比出一个投降的动作，“饶了我吧，你快回去看看殷郊。”

姬发踏入苍白的天色中，集团大楼与住处相隔不远，十几分钟便到家。吕公望亲自驻守在房门，殷郊正在里面安睡——姬发指使他给殷郊打了镇定剂，曾经止痛片他都担心有副作用。

心脏怦怦乱跳，姬发坐在床边，凝视殷郊的睡颜，这才平复心跳。他用指腹描摹殷郊的眉眼，高耸的眉骨与山根，深邃眼窝盈满泪水的时候楚楚动人，最后指尖落在殷郊眉间的那粒痣，一粒痣为殷郊增添了神性与圣洁，姬发感觉委屈，如果殷郊是圣女，怎么不怜悯最忠诚的信徒。

殷郊在园里路灯亮起时苏醒。安置路灯是因为殷郊无意中说过夜晚路灯下的细雪很漂亮，于是姬发固执地在家装上了美国街头的路灯。姜文焕知道了嘲笑他，有一天殷郊看多了英剧是不是也要在家里按上红色的电话亭。姬发不置可否，他知道如果换成姜文焕，他也会这样做。

“醒了？”姬发竭力挤出一个微笑。

殷郊不出声，只留给姬发一个后脑勺。

姬发慢吞吞地脱掉衣服，爬到床上，火热的身躯贴着殷郊，手指顺着腰际爬进衣服里，指尖点在脊椎上的动作像极了模仿殷郊弹奏钢琴，他把殷郊当成自己独属的乐器。殷郊羞恼

地挣脱，姬发钳住他的手腕，鼻腔呼出的热气喷在殷郊的耳边，略带凶意地问：“堂堂太子爷，学会爬树翻墙了？”

在这样的情境下，太子的称呼更像是一种屈辱。殷郊紧闭双眼，发现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姬发的控制。身下人反抗的行为无疑更激怒姬发，他将殷郊摆弄成跪趴在床上的姿势，狠狠一巴掌拍在屁股上，细嫩的臀肉上顷刻浮现出红色的掌印。

姬发泄愤似的，又落下几掌，屁股被打成红彤彤一片。他对这具身体已经非常熟悉，手指轻轻一探，便在腿根处发觉了湿漉漉的水意，前面的阴茎也早已勃起。姬发以一种刻薄又嘲讽的口吻笑道：“太子，身体被这样对待也能有反应，骚穴都流水了。”

殷郊扭动着腰肢，尝试甩开身后的姬发，他讨厌姬发这样鲁莽的对待，身体却不听他的命令，坦率地在姬发身下发情。姬发冷哼一声，手指在雌穴草草扩张两下，粗长的阴茎猛地捅到最深处，囊袋拍打在柔软的会阴，殷郊吃不住这样突然的疼痛，恼怒地对姬发说弄痛他了。

姬发不为所动，仍然钳着殷郊的腰，骑马般狠狠禽弄，他说：“你喜欢痛的，我也可以给你啊。”

龟头顶撞在下沉的肉环，轻轻碰到就淅淅沥沥吹出一大股淫液，撞进宫口很痛，姬发心知肚明，往往摩擦一通了事，今天却发了疯一样，狠狠禽进宫口，他在殷郊耳边低语，“别人能禽，我就禽不得了吗？对你好的，你要逃，别人强奸你的子宫，你又巴巴往前凑。别以为我不知道是崇应彪找人来接应你，殷郊，你信不信我真能杀了他？”

“我不是...姬发，你别这样，我害怕。”殷郊终于哭出声了，沉着腰往前爬，姬发拽着脚腕将猎物捉回来。“荡妇、骚货、小娼妓，”姬发吐出一个又一个极具羞辱性的词汇，“被我摸一摸就流水了，骚成这样还敢往外跑，不肯喝醉了对我投怀送抱，其他男人就可以了？殷郊，你有没有心？”

姬发一口咬在殷郊的后颈处，牙齿叼起软肉，慢条斯理的磨。殷郊又痛又爽，殷寿调教得太成功，痛感传递在大脑皮层与快感交叠，毫无征兆地潮吹了。他回想起姬发总是爱怜地轻抚后颈，现在姬发骑在他的屁股上，像猎豹占有他的战利品。

心脏像坍塌一样，殷郊埋在枕头里哭了起来，崇应彪说殷寿把他当做奖品蛊惑人心，赢家居然是姬发，他杀了殷寿又占有他的儿子，那么殷郊的灵魂到底属于谁呢？

“哭什么？被我禽得太爽了？”姬发抓着殷郊的腰，将他翻成正面体位，同时阴茎顶着宫口也转了个圈，结合处水淋淋的，小腹也射成乱糟糟的。姬发用手指沾了沾腹肌上的白浊，抹在殷郊的嘴角。

“你混蛋——”殷郊似是彻底在姬发的羞辱下崩溃了，这种话如果是别人说他可以当耳旁风，但是来自姬发的凌辱像匕首捅在心脏。一拳打在姬发的脸上，姬发嗤笑一声，慢吞吞地说，“我还不够努力，郊郊，你还藏着力气呢。”

鼻血从姬发的鼻腔中流出，而姬发还在笑着，面前诡异的景象带给殷郊说不出的害怕，他几乎要尖叫出来，惊恐地说：“你快去洗洗呀，姬发——”

姬发不听，俯身与殷郊接吻，血液顺着人中，在亲吻的间隙混着涎水在口腔交换，殷郊尝到了一个血腥味的吻。一个吻令头昏目眩，殷郊顾不上生气了，因为姬发扯着他的脚腕再次禽进了下沉的子宫。龟头顶进宫口又抽出，殷郊感觉到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在被姬发用性器搅弄，数不清高潮了多少次，阴茎歪斜在一边，马眼流出的东西已经是清液了。殷郊的手指攥着床单，姬发趴在他的怀里吃奶。红肿的乳尖旁印着一圈牙印，姬发射精的同时用指尖摁压殷郊的阴蒂，残忍地拉长绵延的高潮。

“我真想买一个手铐把你关起来。”姬发讲。

殷郊哭泣着扭头，姬发不为所动，身躯如磐石一般坚硬。他冷漠地抽出性器，再次把殷郊摆弄成跪趴的姿势，沾着雌穴里流出的精液与淫水给他的后穴扩张。雌穴已经过度使用，姬发不想弄伤殷郊，殷郊脸上的擦伤已经足够让他心痛，上药时殷郊说不会留疤，殷寿曾拿鞭子抽过他的脸——姬发几乎想把殷寿的尸体从墓里掘出来将其鞭尸。

无论如何也不肯求饶，他知道姬发爱他，是他伤透了姬发的心，但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求饶。殷郊承受着姬发狂风骤雨般的进攻，腺点反复顶弄，阴茎早就射不出来什么，恍惚中他好像被禽尿了，腥臊的气味蔓延在空气中，耻得殷郊脚趾都开始蜷缩。

姬发低笑着俯身揉搓他的胸乳，他说：“郊郊，你就合该被我这样对待，在我身下哪儿也跑不了。”

殷郊在数不清频率的高潮中昏死过去，姬发带给他一场无穷无尽的梦魇，醒来时却记得他替自己清理，并落下一个温柔的亲吻。

## 尾声：黎明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继续纠缠毫无意义，这是殷郊给姬发的最后通牒。他不再与姬发进行任何交流，如果姬发来到他的房间，他固执地拒绝进食与睡眠。

姬发想，让你假装自由更没有意义。

他不再探望殷郊，吩咐吕公望盯着他。殷郊对吕公望有一种很深的怜悯之情，姬发爱极了殷郊这一点，这是他和殷寿都不具备的菩萨心肠，他的爱人有着悲天悯人的艺术家情怀。因此，姬发对殷郊说：“如果你再逃跑，我就惩罚吕公望。”

殷郊不可置信地看着姬发，最终耸耸肩，在心底承认姬发已经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是他将姬发折磨成这样的。

一个月过去了，姬发狠下心不肯与殷郊见面，又怕他终日只接触吕公望——吕公望不会说话，他担心殷郊自己把自己逼疯。极为艰难地向姜文焕开口，姜文焕和殷郊因为先天的血缘关系已经很亲密了，他不愿让姜文焕充当殷郊的拯救者，可是没办法。

姬发问他：“你要去看看殷郊吗？”

姜文焕从报表堆里抬头，施舍给姬发一个眼神，揉揉眉心：“你知道的，我这边工作很多。”

“去你的，”姬发没忍住爆了句粗口，“别装了，我知道你惦念殷郊。”

“我挺放心他在你身边的。”姜文焕诚恳道。

“其实，我和殷郊闹矛盾了，”姬发以一种不情愿的、吞吞吐吐的口吻说道，“我们已经一个月没有见面了，你替我去看看呗。”

“一个月？”姜文焕不可置信地重复道。

姬发从没见过姜文焕的脸上呈现出如此波澜壮阔的表情，他看起来很想给姬发一拳，但是良好的家教束缚住了他。

姜文焕残忍地给他解释：“殷寿最多只关过殷郊一星期，你居然关了他一个月。我还以为你天天陪着他，和他蜜里调油呢。”

难得的，姬发的表情呈现出孩童做错事的无措模样，他不管何时都是一副运筹帷幄的稳重气质。姬发的脑子里嗡嗡乱鸣，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他可能要彻底失去殷郊了。姬发他张了张嘴，发现喉咙里吐不出任何声音。身体裹在西服里面极为体面，灵魂早已抽离到没有殷郊的地狱。

姜文焕在细雨中赶去见他。

他回想起姑母去世时把自己折腾进医院的殷郊，当时他觉得殷郊是疯了，现在才明白殷郊是为了博取殷寿的关注。而现在，殷郊已经不会闹出类似撒娇的叛逆笑话。他仿佛成长了很多，但姜文焕仍然希望殷郊还是那个骄纵的小男孩，脸蛋圆圆的，掐一下就流出甜腻的果汁。

殷郊穿着雪白的睡衣躺在床上，床头有一杯橙汁。姜文焕替他掖了掖被角，殷郊说：“房里

开着空调，我不会感觉到寒冷。”

他摸了摸自己的喉结，感慨声带仍然健康运转。

姜文焕问他最近怎么样。

殷郊望向姜文焕，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呈现出同纯粹的虚无没什么两样的和平境界，似乎没有任何的自主情绪。轻轻的，殷郊开始讲述：

“刚才下雨了。”殷郊指了指姜文焕的肩膀，肩侧上的西装布料在来时因雨水洇湿了。

“前段时间我突然很想看一场大雨，但是朝歌始终没有下雨。我想到了加州，本来一直有去加州旅行的计划，可惜没有成行。我在脑子里哼唱《It never rains in California》，眼前出现棕榈树与沙滩。海浪拍打海岸，海鸥飞向远方。然后我又看见了母亲在东鲁的沙滩上捡贝壳。她的面庞柔软年轻，我跑过去提醒她，一定不要遇见殷寿。”

“终于，几天前爆发了一场雷阵雨。我很想走进温暖的大雨中，暴雨的电闪雷鸣似乎使我的情绪复活了，我透过窗户看着闪电，闪电映照出我的脸。我仿佛看见了殷寿在我的身上复生，我流着他的血，是他现世最好的依托。”

监控运转着，殷郊讲出精心设置的独白。

长时间没有说话，猛然讲了这么多，殷郊感觉喉咙痒痒的，有点疼，只好捧起床头的果汁来喝。

姜文焕坚定地说：“这只是你的幻觉。”

“我想也是，”殷郊轻轻笑起来，“记忆只是记忆，但是蕴含着丰富的力量。我很想忘掉这一切。”

“但是我不能。”殷郊望向天花板的角落，姜文焕顺着殷郊的目光，发现那里有一个微小的摄像头。

——姜文焕感觉自己被愚弄了，姬发分明早就知道殷郊的状态，殷郊没有半点鲜活的生机，他喊姜文焕来不是因为所谓的惦念殷郊，而是想试试家人能不能治愈殷郊。显而易见，不能。

殷郊最后说：“这里有我的爱，我忘不掉。”

该说的已经说了，想让姬发听见的目的也达成，殷郊对姜文焕下了逐客令，心里清楚知道姜文焕改变不了什么，他只需要令姬发听见。

姜文焕扯了扯领带，愤怒地奔向姬发的书房，皮鞋在木质地板上发出蹬蹬的声响。姬发对于姜文焕的怒火早有预料，甚至懒得关掉显示器上摄像头的内容。因此，当姜文焕怒吼要带殷郊走时，姬发只是轻轻应了一声，然后反问道：“凭什么？”

“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要把殷郊从我的身边带走？”姬发说，“当初是我救了他。我知道你们都想救他，但是只有我办到了。”

“然而这不是你这样对待殷郊的理由。”姜文焕说。

“我知道。”姬发盯着显示屏，殷郊闭着眼装睡呢，“我会和他谈谈。”

“你最好是这样。”姜文焕威胁道。

姬发踏着夜色走进殷郊的房间，没有敲门。



“你来了。”殷郊说。

“我来了。”姬发坐在床尾，背对着殷郊。

长时间的沉默后，姬发幽幽道：“殷寿没有复生在你的身上，而是我的。”

“我尝试说服我的强盗行径是因为太过爱你，可我觉得真正的爱不是这样的。郊郊，我做了很多努力才能站到你身边，也是因为你才让我的心里不是只有仇恨。从殷寿面前带走你的那天，我几乎什么都不想要了，我考虑过放弃复仇，”姬发顿了顿，“可是如果不能解决殷寿，你永远无法真正属于我。”

“我从来没有因为殷寿怪罪你，你做了我也会做的事情，我必须看到伤害我母亲的人受到惩罚。事实上我应该谢谢你帮我摆脱弑父的罪名，”苦涩的声音由远及近，殷郊说，“我只是没有办法面对你。”

“那阻碍我们两个的是什么呢？”姬发转过头，殷郊跪坐在身后，轻轻吻掉他脸庞上的泪水。原来他刚才哭了，姬发眨眨眼睛。

“诚实来讲，我不知道。”殷郊说，“你不能指望杀了殷寿得到我，我就赔掉你哥哥的命了。”

“我没有这样想！”姬发硬梆梆地说。

“我同样也很爱你。”殷郊蜷缩在姬发的怀里，以一种寄居的姿态。

“可你总想离开我。”姬发紧紧拥住怀里的殷郊。

“我说了，因为我没有办法面对你，”殷郊平静地说，“放我走吧，让我理清所有的思绪，好不好？”

窗外的雨下大了，银色的闪电穿过窗帘缝隙，在姬发清秀的脸上蒙上一层诡异的光芒。

姬发沉默了许久，久到殷郊在他的怀里感到绝望，姬发终于自嘲地重复殷郊之前给他的最后通牒，“继续纠缠毫无意义。”

我们横冲直闯，追寻下一个欲望。  
我们伸长手臂，奔赴下一个黎明。

(正文完)

## Chapter End Notes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局，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稍等。

宣传一下最新post的发郊文《刻在星上的命运》，星际飞行员姬发与木星殷郊，迄今为止我写得最爽的一个故事

## 后记：新生

### Chapter Notes

姬发第一人称叙事。

吕公望捎给我一封信，又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瓶。我一眼便认出那是一只撕去包装纸的可乐瓶，红色的瓶盖显眼，殷郊只爱喝可口可乐。瓶盖上戳了几个小气孔，里面有一只细长扁平的黑色虫子。

我扬起一边眉毛，询问的目光落在吕公望身上。他耸耸肩，我找出一张白纸递给他，又扔过去一支笔。吕公望笑盈盈地接过笔，飞快地在纸上写下：信是殷郊先生给您的，瓶子里是萤火虫。

他空了一行，又写：郊先生亲自捉的。

没有问殷郊此时在哪里，也没有问吕公望是怎么万里迢迢带回这只萤火虫。我忍不住笑起来。在农场的那段时间和殷郊讲起八岁前在西岐的童年时光，我常混迹在山里捉萤火虫，萤火虫亮闪闪的，以为是天边的星子落了。殷郊羡慕地看着我，他讲他的童年没有太多美好的回忆。

我说我要带他回西岐捉萤火虫，再和他一起在麦田里睡觉。殷郊的眼睛亮晶晶的，比萤火虫美很多。

夜色中我摘掉领带，独自来到楼顶天台。集团的名字还是殷商集团，一个称谓而已。大多数股东将我视为真正的掌舵人，事实上的确如此；殷郊是争权失败被我流放的太子，而我情愿将这一切献给殷郊。萤火虫快要死了，虚弱地趴在瓶里，只有零星的光芒。殷郊在向我证明，他自己可以做到很多事，不需要谁来掌控他的生活。

非常天真童趣的方式，殷郊总是这样。我回忆起他的耳洞、他试图打舌钉的念头、满身酒气钻进我怀里讨食的夜晚，和那个漂亮的苹果。我最终没舍得吃下那颗苹果，腐烂的苹果是我在奔流不息的时间长河中选择的锚点，循着清香，我才寻到人生的意义。我抹了把脸，发现眼角有泪水滑过。

起初殷郊要去流浪，我说服他带上足够的现金和信用卡。他不许我和姜文焕派人监视他，结果刚下高铁就被人摸走了手机。因此，我可以派吕公望跟着他。殷郊对吕公望有着特殊的容忍与耐心。别误会，这不是监视，吕公望和殷郊总是隔着三十分钟车程的距离，除了这封信和一只萤火虫，一年来我没有要求吕公望对我汇报和传信。

当吕公望出现在我面前，便意味着殷郊找到了答案。他说他不想活成殷寿的傀儡，尽管很爱我，也不想和我以强硬的姿态生活在一起。

好吧，我们都低估了殷寿对殷郊的影响。姜文焕是，我是，崇应彪也是。我心里时常会有窃喜，崇应彪将一切真相对殷郊和盘托出带来的冲击力让殷郊分不出心因为我的欺骗恼火。不，他也恼过，可是他更愧疚殷寿杀了我哥，我从不因这个恨他，他却原谅了我所有的禽兽行径。我听姜文焕说，姜文焕找苏妲己打听，苏妲己又从她大哥嘴里知道的，殷郊去过北崇。在离开东鲁之后。

我不知道他们二人之间发生了什么，命运垂怜我，殷郊没有留在崇应彪身边。得知此事

时，我想我绝不会将殷郊拱手让给崇应彪那个混蛋。付出殷郊再恨我一场的代价，我也要带回殷郊。

信纸沉甸甸的，我将其藏在我的衬衫口袋，熨着我的胸口，给予滚烫炽热的触感。我的血液在奔流，叫嚣着奔向信纸的主人。我是如此热爱这封信，甚至担心夜风将信吹散，失去收回风筝的线。

我放飞了那只脆弱的萤火虫，它应该消失在自然中。

我在公司将就了一夜，姬旦读书读到大四过来实习，他很聪明谨慎，我几乎可以把西岐的事情全部放给他。因此，当姬旦听到我让他全权处理公司事务时，尖锐的声调几乎冲破天花板：“哥，压榨员工是触犯劳动法的——”

我掏掏耳朵，将整理好的文件箱抱起来，塞进姬旦怀里，对他的质疑充耳不闻，“这些东西你用得到，不懂的，就去问姜文焕。”

姬旦仍然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我在他的目光中——他一定认为我疯了——脱掉了西装外套，又转回办公室后的起居室，换上样式简单的短袖和休闲裤，踩着一双白色板鞋重新出现。姬旦艰难地吞咽口水，“我还是觉得难以置信，你亲自操纵的收购案马上就结尾了，而你居然要给自己放假。”

是啊，我居然真的放下公司这一摊烂事离开了。长久以来钳制我的是作为掌舵人，我得对员工的生存负责，不能让这个庞大的商业巨物轰然倒塌。可我现在不想操心别人的生计了，我在鞋子里面悄悄放松脚趾，我得去追寻我的命运。

信纸上殷郊坦白说他只骗过我一件事，便是他故意恐惧殷寿在他的身上复活，实际上是在控诉我在对待他的方式上越来越像殷寿。我认为殷郊说得对，我也很欣慰殷郊能有这样的小心思，即使是在对付我。因此我也没有告诉他我早就猜出来他准备的独白是说给我听的，他看向监控的眼神太明显，分明就是个永远也学不会撒谎的人。

我对姬旦说，我也该休息一下了。

姬旦的肩膀塌下来，耷拉着眉毛：“好吧。”

内心里蕴含着藏不住的虔诚，我好像回到了十六岁的那场梦里，雀跃地走出办公室，迎着和煦的阳光走在春风下。我可以去寻找我的爱了。

飞机起飞颠簸的气流之后，我再次打开那封已经被我阅读千千万万遍的信。信件不是仓促之际写成的，殷郊太粗心，会把笔乱丢，每几段的笔迹都有不同的颜色和粗细。这个发现点燃我内心的火焰，他定是经常想我，想我就添上几行字。

——直到我发现信纸背面还写着一行小字。

## 附录：殷郊的信

### Chapter Notes

本来想和19章姬发第一人称叙事放在同一章，但是格式太难弄。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notes](#)

姬发，见字如晤。

我没有严格按照信的格式，那样太刻意，只想和你讲讲我去过的地方，用我的笔对你讲一遍，就像我们坐在一起围着篝火聊天。

起程后前往的第一个地方是东鲁，离开前总要祭拜母亲。文焕陪我去的，这个你知道。我在母亲年轻时的闺房住了一阵子，窗户外有绿色的草地，睡不着的时候我便等候日出。清晨的薄暮笼罩绿地，依稀可见露珠晶莹，令我想起《傲慢与偏见》里达西与莉齐相恋的那一幕。我们和他们是不是有点相似——“我也说不准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看见了你什么样的风姿，听到了你什么样的谈吐，便使我开始爱上了你。那是好久以前的事。等我发觉我自己开始爱上你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一半路了。”

——请你别太得意。（这几个字又被殷郊划掉）

我用了大把的时间去看海，整日坐在海边，海浪拍打礁石，乌云遮住太阳的时候大海变成灰色，看起来像命运般冷漠无情。我感觉到非常孤独。

然后，我意识到我不能在东鲁呆下去了，分别时我们说好只流浪一年。你肯定以为我不会遵守诺言，但是姬发，你太小气了，只给我一年的时间。

我去了北崇，你捉我回家的那片白桦林。我躺在风吹落的树叶上，很惬意，但是这片土地与我的灵魂没有共鸣。这个结论是否让你感到满意？

简单与过去道别，我又去了其他地方。

伦敦。泰晤士河流淌，大本钟声悠扬，这里的雨水太过频繁，我时常带着一把雨伞。东区的涂鸦墙上有我留下的一处简笔画，画了一只小鸡，希望有空带你亲自见见。也有可能在你与小鸡见面之前，它就被其他艺术覆盖了。偶然散步路过桥洞下的瘾君子，形容极为可怖，毒瘾发作时不受自己控制，我很庆幸没有在殷寿的控制下变成这幅样子。

想起他时已经没有那么难过了，只是还有几分惆怅。从出生到成长，他的痕迹遍布我的全身。

我用了很长时间思考我和殷寿的关系，我又回到了那处农场——此前你居然不肯承认你是农场的所有者，真是狡猾。我还有很多地方想去，想顺着北大西洋去看极光，在甲板上与水手一起喝啤酒看星星。想来想去，更觉得这些美景应该由你相伴，最终只能作罢。

壁炉里装满了一堆燃烧着的木柴，很暖和，不管什么季节我都向往温暖的地方。我经历了父母的死亡，殷寿去世后我一度崩溃，这意味着世界上再没有人和我血脉相连。他密谋造成妈妈死亡的那场车祸，又诱导我是罪魁祸首。姬发，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他的目的是断掉我所有的后路，他不想有其他人来爱我，也不要世间有我爱的其他人。在我们的父子关系中，我是付出更多的那个，从小就崇拜他，盼着他施舍给我眼神。他要什么我都给，我的信仰，我的爱，包括这具身体。

很不健康的，背叛了我母亲的关系。他说我是畸形的、残缺的，又肯享用我这具身体，因此我第一次坐在他怀里时，心情极为愉悦满足，感觉到父亲对我的垂怜与慈爱。

他不可一世，拥有辉煌成就，最终却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死去，身后声名狼藉，这是对他最好的惩罚。可我还活着，他的死亡与我对他的执念成为一个交汇点，我被他愚弄了，但我不想和他互换彼此的道路，我要奔赴一条新的路。

所以，我和你说，我要出来走走。

其实这是一种惩罚，因为你骗我。

我去了非洲。风滚沙御草穿过整个沙漠，我加入了某个组织，与他们一同救助野生动物。其实我没能帮上什么忙，不够擅长，也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依我来看，我更适合加入一些流浪狗救助计划。我坐在草原上，夕阳沉入天幕，有一种野性磅礴的生命力环绕着我。比起痛述殷寿的残忍更难为情的是，我终于可以坦荡承认，他其实是有点爱我的。刚才的信上已经写了。你不会承认他的爱，也不会认同我的说法——我爱错了方式。

一切都是我在咎由自取。

我决定不再思考殷寿，不再考虑他对我的人生造成的任何影响，仅仅将他看成一个普通的老男人，被你轻易摧毁的老男人。即便他不死，他也会越来越平庸，直到最后没有人在乎他。因为人活在世上的价值在于有人爱他，这是妈妈对我讲过的。

姬发，就像你我。

我在深夜走进月光，清晖平等洒向每一个人，但是月亮照耀的人世间是不完美的，阴影里藏着污垢。我虔诚地看着月亮，我很幸运。冷眼旁观殷寿，他只是一个处理不好任何人际关系，掌握不好自己性格的男人，而我，身为他培养的儿子，我拥有了你。你说我们轮流使用同一块绷带，我的使用频率显然比你要高。我意识到，只有当我谴责殷寿罪行的同时坦诚我对他的爱，我才能放下过去的这一切，才能成为一个新的殷郊。

姬发，我知道你能把我照顾得很好，可我不想总是成为谁的附属品那样活着。想明白这一点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在真正感受这个世界。不是因为醉酒，也不是因为性爱，更不是因为殷寿用来控制我的药品。

我不太确定以后会迎来什么，现在，我怀着陌生的雀跃心情，订购了一张前往纽约的机票。并委托吕公望将我亲手捉的萤火虫和信交给你。

Come and kiss me.

*信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

不要以为我是粗心才换笔的，是故意给你留下线索。

## Chapter End Notes

这才是我需要的结局。殷郊去流浪一阵子，把一切都想明白了，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然后再和姬发好好生活在一起。我不确定会不会有人喜欢这样的结局，但是在我的理解中，一直看管殷郊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殷郊需要为自己活着。

番外，初步计划是发郊孕期番外，应该假期动笔。  
彪郊和如果殷郊有毒瘾两条线待定。

## 番外：发郊孕期情事

### Chapter Notes

随便写写，假期快乐

殷郊只披着一件睡衣，赤着双腿走来。他极为依恋地坐在地毯上，倚着姬发的膝盖。姬发适时揉了揉他的头顶，怀孕的缘故，殷郊很久没有理发了，此时一头凌乱的卷毛堆在肩上，摸起来像泰迪。

在放松惬意的状态下，殷郊咬字不清，声音在齿间缱绻：“我很想你，我变得比从前更依赖你。”

工作需要，姬发前往南方分公司开了一周的会。他刚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回家，并暗自盘算，姬旦全盘接手公司事务还需要磨砺多久。

他愧疚地说：“是我不好，没能在家陪你。”

“也没有，”伴随着姬发轻轻捏他的后颈，殷郊舒服得闭上眼睛，“就是很想你嘛。”撒娇的话和不要钱一样往外洒，姬发很是受用，殷郊仰起脸，大胆与姬发对视，“你想先摸摸宝宝，还是先禽我？”

姬发眯了眯眼睛，压低嗓音：“不能同时进行？”

太糟糕了，姬发稍微流露出压迫与命令的姿态，他就要流水了。殷郊的眼睛迅速蒙上一层水雾，急切地挤进姬发腿间，嗅着那处的味道，语气里抑制不住委屈：“不行，你要选个更重要的。”

“当然是你，郊郊。”姬发安抚性地再次揉过殷郊的头发，随后，他整个人放松地靠在椅背上，轻飘飘地给出指令，“舔吧。”

他知道殷郊需要什么，怀孕后激素分泌的变化令殷郊的欲望比性瘾时还要强烈，时常渴望着姬发的味道，并且生育的惶恐让他不可避免地依赖姬发。他本来就很依赖姬发了，戒不掉的习惯。

殷郊有些得意，他娴熟地用牙扯着裤子的系带，给姬发脱掉裤子，半勃便极为可观的性器拍在他的脸上，他用脸蹭了几下，姬发彻底勃起。

他的口交技术一贯很好，而且非常享受是姬发在禽他的喉咙这一事实，鼻腔和胃里都是对方的味道，给他一种全身上下都有爱人萦绕的满足感。近乎自虐般吞下整根粗长的阴茎，卷发堆在大腿，耻毛擦过鼻尖，对姬发的渴望促使他更加卖力吞吐嘴里的阴茎。前列腺液由舌尖卷着悉数咽下，因为太过努力，殷郊有些不受控制地干呕。

“好了，停下。”姬发不悦地在殷郊的口腔里抽出阴茎，龟头离开时与泛着水光的嘴唇拉出暧昧的银丝。前段时间殷郊恐怖的孕吐反应历历在目，姬发说：“觉得不舒服就停下，别深喉了。”

“但是很喜欢，”殷郊犀利地指出，“被喉口夹的时候，它在我的嘴里跳动。”

他低头轻轻舔舐性器上的青筋，得意地挑衅姬发。

姬发大感头痛，他只是不想再让殷郊不舒服。很快，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姬发微微倾身，用手指拧了拧殷郊的乳尖，“唔，到时候了吧，有没有涨奶的倾向，给老公尝尝你的奶子行不行？”

随着姬发的动作和话语，殷郊感觉自己更湿了，几乎怀疑流出的淫水要打湿地毯上的软毛。姬发握着自己的性器去顶殷郊的胸，用马眼吮娇嫩的奶孔。乳尖很快硬挺，殷郊清甜地呻吟，“那边也要。”

“遵命，殿下。”姬发用手去捏另一边的奶子，揉到胸乳上全是红印的时候，他停下了动作。

殷郊用双手捧着胸前的两团软肉，挤出一条沟，成为容纳阴茎的容器。怀孕后他情不自禁将一切献给令他孕育生命的男人，就像此刻。粗硬的性器反复摩擦娇嫩的乳肉，胸脯红扑扑的，色情的同时又很可怜，偏偏殷郊又是一副沉醉的表情，姬发看了更想狠狠干他。殷郊低头去嗦顶上来的马眼，含住饱满的龟头，动作轻柔像与爱人接吻。

最终，精液洒在胸前，几滴溅在殷郊的脸上，被姬发扶着鸡巴抹开涂匀，他还要说：“射在你的胸上像不像下奶了？够不够宝宝吃的？”

殷郊钻进姬发的怀里，坐在姬发的大腿上，露出一个天真的微笑，反问道：“发明奶粉是为了什么？”

“为了婴儿的健康成长。”姬发坦诚说，“所以你的奶都归老公了，哺乳很疼，我替他吸就好。”

殷郊没什么心思反驳了，只是听着姬发的呼吸，他的水就要流到姬发的大腿上了。姬发察觉到腿上的湿意，挑起一边眉毛，“怎么还没做就湿成这样？”

“别废话。”殷郊颤抖着说，姬发正在用指节摁压小巧的蒂珠。隔着孕肚，他没办法拥抱姬发，只好踢踢姬发的小腿，“快插进来，我想要。”

没办法抱在怀里做了，姬发满怀遗憾地将殷郊抱在床上，以一个侧入的方式插进去。阴茎填满雌穴的时候，殷郊就哆嗦着潮吹了。姬发一只手在他身下穿过去，横在胸前揉搓胸乳，另一边缓缓顶弄。柔软潮湿的肉壁紧紧吸附着，姬发舍不得抽出。

“快点，姬发，快给我...”殷郊的声音格外黏腻。

姬发加大了力道禽弄，龟头轻易顶到下沉的苞宫，撞上娇嫩的肉环。殷郊哭叫一声捂住肚子，“别，别插进来，里面有宝宝。”

“好，我知道，不会伤害到宝宝的，”姬发耐心哄道，“但是妈妈太馋了，骚穴想吃鸡巴怎么办？”

不上不下的快感吊着，殷郊心一横，咬牙道：“爸爸帮帮忙，好不好，daddy？”

他软声喊daddy，姬发差点射出来。阴茎在穴里跳了跳，姬发弹过手摁压囊袋后的阴蒂，肉芽又滑又烫，鸡巴这时也在穴里大力抽插，殷郊忍不住用手去摸两个人结合的地方，发现姬发还有一小部分阴茎没有捅进去，梦呓般说：“你快插进来呀，都给我，怎么还留在外面？”

说着还带了点委屈。姬发闷笑出声，轻轻叼着殷郊后颈的软肉磨，缓缓说道：“都插进去就顶到宝宝了，你是要老公的鸡巴还是宝宝？”

殷郊的眼睛泛着朦胧的水光，他轻柔地抚摸孕肚，记起来自己现在是一名母亲的身份，动作迟钝，像是给姬发禽傻了。姬发不催他回话，只是用自己的频率来回抽插，在过程中填



满女穴，龟头戳弄敏感下沉的宫口。快感使殷郊的理智摇摇欲坠，一会让姬发快点禽进他的子宫，一会说不要了怕顶到宝宝，因为未出生的孩子看见他的骚态而羞耻。

姬发煞有介事地说：“我是在帮它。小穴太紧，先撑大才好让宝宝钻出来。”

殷郊迷迷糊糊地应下，回握住姬发横在胸前的手，与他十指相扣，忍不住委屈：“我都抱不到你。”

淫水淅淅沥沥吹了满床，浇在鸡巴上，姬发捞起殷郊的一条腿往里禽，最后高潮的时候拔出来，射在孕肚上。殷郊拿起枕头丢他，他扶着龟头将精液在肚皮上抹匀，美其名曰提前让孩子感知父亲的气息。

脸上的情欲慢慢褪去，殷郊说：“你一定会是一个好爸爸的，一个真正的父亲。”

沉默了半晌，姬发说：“那也要看是和谁的孩子，郊郊，我保证我们不会重蹈覆辙的。”

彩蛋，其实是废稿：

当殷郊对着一碗奶油蘑菇汤大吐特吐的时候，姬发第一反应是殷郊生病了，第二反应是汤里有毒。他飞快地跑到卫生间，悉心照料抱着马桶大吐特吐的殷郊，并适时递上一杯温水。

殷郊说他没病，奶油蘑菇汤也没问题。

两个人把呕吐问题当成偶发事件，直到姬旦目睹他二嫂再一次捂着嘴奔向马桶，他对满脸焦虑的二哥说：“你们两个不去医院看看吗？”

“他不想去。”姬发无奈道。医院带走了殷郊的母亲，他站在急救中心，医生朝他宣布抢救失败，让他去签死亡证明。从那以后他见到白色的墙壁、闻到消毒水的味道就头晕恶心，姬发不欲在这种小事上违背殷郊，而且殷郊坚持认为呕吐不是大问题，自己的身体里蕴含着磅礴的力量。

因此，解决呕吐问题的处理手段只有上桌的饭菜种类飞速减少，厨房的采买烹制更加精细。

生理常识告诉姬旦，他嫂子是个男人，男人无法孕育生命；生理常识同样告诉姬旦，他嫂子看起来很像妊娠反应。他说：“会不会是怀孕了？”

殷郊洗了把脸走回餐桌，姬发慌忙收走那盘引起呕吐的罪魁祸首，两个人听见姬旦的话后不约而同停下动作。由不得殷郊再任性了，姬发果断说：“下午就去医院检查。”

当事人没有表示反对。

化验单证明姬旦是对的，殷郊已怀孕。

初潮时姜女士便带他去医院检查，当时的结果是怀孕几率极低。殷郊的生理期又极为不规律，有时大半年才来一次，所以才会闹出需要姬发帮忙买卫生棉条的麻烦。但是既然可以孕育生命，一定是恩赐。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